



滕固作集第一種

壁畫

自記

我於四月中回到上海，寄居友人的家裏；像是別一世界，百凡不習，手足無所措。回想到東京白山上的舊居，斗室中獨唱獨和，如同隔世的了！這一集中的八篇，一大部分在那時做的；其他有的沒有完篇，有的散佚了。照我現在的情形想來，那種操筆爲文的餘閒，何時回復，自己也莫名其妙。所以朋友們勸我把牠出版，我也不辭。

解去了學校的製服，我的學生的資格，也從此剝奪了。紳士呀，學者呀，藝術家呀，我一樣都夠不上；只是彷徨在歧路之間，此後的生涯也莫測其爲哀爲樂。這一集正是我的生涯上告一段落時的紀念。

致於說我，要在現在龍蟠虎踞的文壇上爭一席之地，那我萬不敢當；我這藐爾一蟲，自慚形穢且不暇，遑論乎此了，朋友們總當瞭解我的。

一九二四，五，十，滕固

再記

此集無足稱述之習作在印刷局中擱幾半載是半載中我降志辱身為百千人所嗤笑今雖印刷完竣不及見裝訂發行我又被迫出國門

自投滄海流方急

來共魚龍哭失聲

駿馬美人今去也

隻身萬里任縱橫

誦曩年舊作悠悠此去我心實痛

國慶日後一日記於東海舟中

壁畫目次

壁畫

石像的復活

鄉愁

二人之間

水汪汪的眼

少年宣教師的祕密

百足蟲

犧牲

卷 目 次

壁畫及其他

滕固著

壁畫

崔太始近來住的地方他的朋友們都不很知道了。他在留學生中資格不算舊，到東京不過五年。今年是他美術學校最後的一年了。他雖是學了五年的畫，從來沒有畫完工過一幅。以前他住的房間裏裝着一疊畫架，至多成就一半又塗了去，或是僅僅鈎了些輪廓罷了。但從這些半途而止東鱗西爪的畫裏，他的結構他的筆致，在在可以看出他有絕大的藝術的天才。

他有位朋友T君，住在白山的那邊，還是他國內的同窗，所以很算知己。有一天午後，他忽然現在T君的房中。

六疊席的房間，四壁都是亂七八糟的書籍。崔太始與T君面對面席地而坐。席上一盤熱勃勃的清茶。T君敬了他一杯，看他一喝而盡，將杯子向盤中一頓，呵了一口氣，從烟袋裏挖出一枝烟來亂吸。T君看他那頭髮有二寸多長，鬍子不消說，制服的兩袖和胸次都塗了紅紅綠綠的顏色，白的硬領也抹了一層污黑的脂肪，他不由得暗暗地笑了。

「太始，你住在甚麼地方了？」

「我住在日本橋我親戚的銀行裏，我借了一間光線很適宜的房間，雇了一位姑娘做 Model，想在這一月內，努力完成一張卒業製作。」

「那好極了。我希望你此次的成功。」

「T君我倒有一重心事告訴你，你替我做首詩發洩一下怎麼樣？」

「他搖搖頭，眉目都皺在一塊，彈去烟灰，向T君說。

「那怎能辦到！我做詩都是自動的，自己感觸的自己要說的。你的心事我何從知道？」

「我講給你聽罷。我今天到你這邊來，經過小石川教堂。今天是特別傳道日，有一羣女學生分道發佈傳單。過路的人都受領女學生們鞠躬和一張傳單。獨有我經過時，她們不來理我，我很憂鬱，你把我的憂鬱寫出來罷。」

「什麼大不了的心事，原來就是這一點。你有了夫人有了三歲的女兒，你還不知足，你每每講起那些女人的事情，就好像垂涎萬丈的一樣，我勸你不要胡思亂想罷。」

「我們徒然的結了多年知己……唉！我最切齒痛恨的，就是說我有了妻女便不該再有別的念頭。父母強迫我結婚，這是我有妻室

的來歷，一時性慾的衝動，這是我有女兒的來歷。……T君！你是聰明人，我不以一般的朋友待你，你也苛責我，我真沒有地方告訴了。」他說了，便斷斷續續的一呼一吸，他不禁滴下了一場眼淚。

「你不必悲傷。我明白了。你饒怒我的鹵莽。我一定勉力替你做一首詩」T君被他的話感動了，不禁起了同情，便安慰了他幾句，他只無情打彩的吸着香烟。

「你在銀行裏，沒有人和你一同畫嗎？」

「只有一位L君同畫。」

「他是到東京還不上兩個月的那位L君嗎？」

「是的，便是那位。」

他們倆談了些很平常的話，崔太始總覺得沒甚意思，不久便與T君道別。T君也無徒安慰他。T君聽得崔太始近來和許多朋友們

意見不合，連一連二的絕了交。他的朋友們往往講他的性情大變。T君從這回子談話裏，也經驗了。所以很失悔剛纔說的話，怕因此緣故損壞了他們多年的交情。

第二天崔太始到銀行去，得到一封快信——他因為住的地方不告訴人家，一切言札都由銀行轉遞——原來國內母校裏的教授殷老先生帶了兩位女公子，到東京來遊歷，此刻住在神田的長安旅館裏。他歡喜得非常，以為有機會去招待殷老先生的二位女公子了。他再沒有心緒作畫，便一直到神田去找長安旅館。

殷老先生的一室也不很寬大的。席子上鋪了一條大綿被。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此外T君L君和別的少年兩位，都圍着坐在大綿被上，鑒賞長女公子南白所作的畫。殷老先生精神振起，講

他長女公子平日得的是某先生的指導，某先生的品評。T君L君和別的少年們都說了一堆恭維的話。

崔太始推進門來，見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然後敍些應酬話。此時他也盤坐在L君T君的中間，別的二位少年，背地裏望崔太始那種特別的動作發笑。崔太始雖是和殷老先生很有精神的談話，但是一面他很失望。他想殷老先生在東京的學生不止地一個，在座T君L君和別的二位少年，也曾受過殷老先生教育的，和他的二位女公子同一是世兄妹的情誼，於是他的預算不能獨盡招待的義務，他的熱望冰消了一半。

殷老先生的長女公子南白，十九歲，她得到名師的指導，她的國畫創作，在國內已有名望的了，次女公子北白，不過十四歲，還在小學裏讀書。他們這回子東來唯一的目的，想開一個展覽會，陳

列南白創作，使東邦人士也知道中國有位閨秀畫家南白女史的作品。

殷老先生和他在座的門人，規劃了半天。展覽會的事情也就有個端倪了。五位門人中大家推丁君到日本畫家協會去交涉，推L君擔任編畫件的號數，崔太始去設法借會場，別的二位印目錄發傳單。他們認定了，殷老先生和南白懇切的致謝他們。他們便與殷老先生們道別。

殷老先生不很信任別的門人，因為他有的穿西裝，有的穿制服，都很整潔而漂亮。獨有崔太始衣服上有顏色痕跡，蓬頭垢面，不加修飾，所以殷老先生很信任他。說他是最老實的一位青年，又說他對於籌備展覽會的事情最出力，因此南白也很感激他，畫了幾幅

畫相送。

『支那閨秀畫家殷南白女史，此次隨尊人東來游歷，所帶作品百幀，於三月一二三日，假神田東亞俱樂部，由日本畫家協會主催，舉行作品展覽會……』

東京的新聞上都載着這一小段新聞。到了開會的那一天，殷老先生的五位門人都到會幫忙招待。東亞俱樂部在神田熱鬧的一帶，所以參觀者很多，而且都很頌揚南白的作品。東京的新聞記者又時來採訪消息，招待的五位很有應接不暇的光景。

第三天，這是末一天了，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也到會。那時參觀者新聞記者都由他的門人們招待着，在樓下的一室，殷老先生和參觀者新聞記者們談話，T君當了翻譯樓上的一室，崔太始和南白北白坐在沙發上閒談。

「你送給我的三幅畫，我真感謝你呀！」崔太始柔順的對南白說。

「那沒有價值的，我是亂塗，請崔先生指正才是」南白很謙虛的回答他說，北白低倒頭沒有話。

「這三幅畫都很有意思，我尤其愛那幅『紅葉題詩圖』，你的筆法真可說超過石田呢！」

「唉，你不必見笑。你那樣說，我真慚愧。」

樓梯上的足聲響了，參觀者連一連二的上樓，打斷了崔太始和南白的談話。他們站起，避到近壁的一隅，讓參觀者進行環繞的路徑。

崔太始走下樓梯，在樓下的一室踱來踱去的，想南白那種溫柔可愛的性情，清高秀麗的畫筆，又是恭敬她，又是愛她。她送給他

的一幅「紅葉題詩圖」，在崔太始眼裏看來，一定有深奧的寄託，斷乎不是隨便寫的。他愈想愈高興，搖搖頭，自言自笑。L君坐在入口的地方，偷看他的那種特別舉動，莫名其妙，但只猜到殷老先生樓上贊了他幾句罷了。

殷老先生和他的女公子門人送新聞記者參觀者者下樓揖別，壁上的時計剛敲五句鐘。

「閉會罷。承諸位勞駕三天，心裏很不安。今天預備在中華樓小叙。我們去罷。」殷老先生對門人說。

「不必客氣，我們便要回寓了。」門人們同聲辭謝。

「不是我的客氣，是你們的客氣。太始君你爲我邀請他們，你不應該也說客氣的話。」殷老先生對崔太始說。

「我們不應該違背殷先生的命令，殷先生好意教我們去，我們

也就去罷。L崔太始得意揚揚的對同伴說，他以為有無上的光榮。般老先生對他說那句「你也不該客氣」的話，帶了些橄欖的滋味，愈嚼愈甘。L君微微的拉了T君的衣角，T君便斜看崔太始的得意的示威。

他們從東亞俱樂部出來，走上街道，轉了兩處的街角，便到中華樓了。般老先生早已定好了一間「蘭室」。

圓桌子上般老先生對門而坐，右方北白，南白崔太始，別的二位L君T君順次坐下。T君與般老先生又並肩了。般老先生與T君談話。別的二位也乘機插了許多話頭。他們談的資料，不出展覽會經過的情形。

崔太始用小刀去了三隻大蘋果的皮，又切成無數的小塊，插上牙籤，盛在盆子裏，請同座的隨意取啖。L君從眼角裏偷望崔太始

，他留下四塊大的，分給南白北白，她們說一聲「謝你」他忙急留意同座的幾位有望他的沒有。L君裝樣沒有看見，他才放心下來。於是他也參加殷老先生的談話。

L君向T做了一個眼鋒，T君立刻注意崔太始和殷老先生的談話崔太始談鋒尖利，說一大批上下古今長話，殷老先生連聲贊揚說他有見識。

「太始君名不虛傳，殷先生都佩服他呢。」T君插了這一句話

「果然，十年前的地位，我是他的先生，十年後的地位，他是我的先生了。」殷老先生搖頭說了，衆人都笑起來，喧聲大作。崔太始尤顯現自己一臉的光榮。

他們從中華樓散了席後出門。門人們都向殷老先生們道謝分道

而別。但崔太始還瑟縮不前，他很想跟殷老先生們到長安旅館，再去談一歇子。

「再會！再會！」南白向崔太始辭別。崔太始聽得她的辭別話，一面不好意思跟她們去；一面却想到南白不和別人道別，單向他致辭。他又格外得意，便也致辭而別。

第二天的下午五時，在東京站殷老先生和他的二女公子上車了。L君T君崔太始等等五位排列車窗外的月臺上，各人右手裏拿了帽兒，一揚一抑。殷老先生們在車窗裏致了鞠躬。火車從此遠了。

崔太始車站回來，到早稻田找他的同鄉陳君。陳君是早稻田大學法科的學生，一見崔太始那種神氣，便連聲說：

「藝術家！藝術家！」他說了後，向崔太始肩上一拍，笑了一笑。

「陳君，你不要胡鬧！我正門正經有一件事情和你商量。」

「你和我商量的總不是好事情了。」

「那裏的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在此地談不便，到咖啡店去罷。」

「也好，也好。」

他們手牽手從陳君的寓所出來，走上冷落的街道，進一家招牌上有紅茶咖啡牛乳名目的店子裏去，向靠窗的小桌子上對面坐下，

「咖啡二杯。」崔太始大聲對侍女說。

「噯，噯。」侍女走進內室，盛了二杯咖啡，分給他們。

「我們講正經話罷。」

「你講才是。」陳君用右手拿的匙子調咖啡。

「我前次對你說過的那位殷南白女士，今天我送她們回國去了。」

。她對於我很有意思；她的父親也很信任我，我想這種機會是不可失的。我想先把我的妻室離了婚，便可成就我們以後的幸福。」

「那很好，我勸你進行。」

「那末，請你在法律上查一下，離婚的手續怎麼樣。」

陳君從衣袋裏摸出一本袖珍的「帝國六法全書」，翻了一下，使用日本語讀下。

「那是日本的法律，請你查中国的法律。」

「不關緊的，^{2. 日本}中国的法律原是抄日本的呀！」

侍女站在他們的旁邊，聽得陳君念離婚法律，不由得發出一種驚奇的笑聲。陳君便將「六法全書」向衣袋裏一塞。

「我要問你，你的夫人也願意離婚嗎？」

「她是鄉下人，不懂新知識，斷乎不願意的。」

「那你也沒有理由了！你的夫人願意了纔可成就。」

「她果然願意了，我也不和你商量。爲的她不願意，才請你想個法子離去她。」

「這一是個人願意，就沒有理由的。我也沒法。」陳君便又摸出「六全法書」翻到離婚的一章，遞給他看他接着書睜眼看了好久，搖搖頭說：

「難極！難極！」他將「六法全書」還給陳君，從皮篋裏挖出一角錢，放桌子上，向侍女致了一聲道別，辭出門去。只聽得侍女掩口的笑聲。

過了一個月之後，T君在上野公園半已發蕊的櫻花樹下的石上坐着，遠遠地看見崔太始背了畫箱走來。T君招呼了他同坐。

「你從學校來的嗎？崔君。」

「是的，你呢？」

「也是。你的卒業製作成就了沒有？」

「還沒成功。南白有信給你嗎？」

「我那邊沒有信來。你那邊一定有的？」

「哼！我那邊一張明信片都沒有！我親見L君那邊有二三封信，她講的什麼，L君也不肯給我看，我也不要看，總之那種女子沒有值價的。」崔太始憤憤不平的說了，連嘆幾聲。

「何必，何必，不給信你，便罵她呢！」

「不必講起，耶真沒有講的價值。你還不知他們的內容。」

T君很熟悉崔太始的性情，所以也不談了。拉着了他的手。在園逕上漫漫的散步到廣道上。

「崔君，我們到動物院去罷。這幾天動物院很熱鬧。」
「贊成的，我們去。」

他們轉身到左方動物院的大門口，T君買了二張入場券付給管門人，二人一直走進院子。

院子裏男男女女老的小的加了鳥聲獸聲，所以嘈雜的了不得。他們倆牽住手走過幾處的鐵網鐵欄，只見一羣人圍着獼猴住的鐵網。崔太始拉住T君的手站停了。

「喂，有什麼好看？」

「T君，你看，真好看呀！」

「噫，湊什麼熱鬧呢？」

「T君，我告訴你呢，你等一歇，你看那幾隻獼猴真享到好福呢。女子婦人們都把果餅擲給他們吃，我想真是冤枉，連獼猴都夠

不上，還活着做什麼？我此刻恨不得變了獼猴，跳進鐵網享受婦人女子們擲給我的定情物。」

「你又胡鬧了！怪道別的朋友都說你是急色鬼！」

「他們都不是真知我，T君，難道你還不知我的心嗎？」

T君緊緊的拉他離去鐵網，坐到人跡稀少的那邊露天椅上。他垂頭喪氣的摸出一支香煙燃上了亂吸，把畫箱脫下，放在地上。

「T君，我還有一件事情告訴你，說來真是太息痛恨。就是我前次和L君雇了一位Model，她的身段面容還可以，但她衣服很襤褸。她若是待我好，我誠心送她上等的衣料。我看她可憐所以問問她的家庭怎樣。她支吾不答。L君的日本話還沒純熟，她反而很有精神的他談話。這也不要講。有一天我教她一同到銀座去玩玩，她要什麼東西，我可買給她。她拒絕我我敬佩她，看她是一個清高的

女子。但後來我親見她和L君手牽手在銀座一帶走呢！真氣死我！我便停止雇她，卒業製作也不畫了。我停止了她，L君可說沒有能力借某銀行的畫室，隨他們到別處去罷。」

「我以為你卒業製作很要緊，你從來沒畫成一幀完全的作品，總為了一些小事停止的，你把你藝術的天才糟蹋了！」

「T君，說來真傷心。我的境遇，不使我完成藝術的天才。」

「你再雇一位別的Model，好好的畫去才是。」

「噫，我真灰心了！你救我罷！」他靠到T君的肩上，作長時間的呼吸。T君覺得他那種呼吸裏，有無限的悲哀。

「肚子裏餓了，我們到菜館去吃飯罷。」T君牽了他的手走出院子。

後來崔太始稍稍平靜一點，覺得T君的話還不差，便和他的同學S君商量，另雇了一位Model，在S的寓所裏二人同時開始卒業製作。

S君和崔太始同學同鄉，又是此次將同時卒業的，他也住在白山，離T君不遠。他的房間有八疊席，裝置得很精美。他又是一位很有面子的少年，也很明白崔太始的脾氣。他們雇了一位Model，畫過三個星期了。

有一天T君從學校裏回來，到S君的寓所，看他們畫只見一位姑娘披了寢衣，露出上身雪白的肌體乳房：斜靠在籐椅上，目不他瞬的鎮靜着。崔太始與S君離開幾步，裝了畫架，一心一意的調了顏色，進退講視，然後塗上顏色。他們見T君的學校已退課了，便也休息。

那姑娘脫下寢衣，披上自己的衣服，她拿了寢衣問崔太始說：

「崔先生，這件寢衣多少錢買的？」

「十二塊錢。在三越吳服店買的。這是最時髦的巴黎式的寢衣

• 「崔太始很得意的回答了，S一笑。

「我披了三個星期，很污的了。崔先生，你送給了我罷。」

「你要就拿去罷，我還去買一件新的才是。」崔太始很豪爽的應許送給她，她便說了幾句感謝的話。他覺得非常快活，以為她很有意思對待他。不像那時和L君同雇的那一位擺架子。

T君見他們休息夠了，便也道別回去。

星期六的一天，T君得到崔太始發的一張明信片。

「今天我約 Model 到帝國館去看電影，你也同去罷。下午二時，在S君那邊敘會。我們等候的呢。」

T君一看時計快到二時了，便換了新的制服，套上四角的制帽，到S君的寓所。崔君和那姑娘都在。S君也換了西裝，打算出門的樣子。崔太始見T君來了，便振起精神對那姑娘說：

「我們去罷。」

「崔先生，你饒怒我。我有別的事情，不能同你去了。」

「你應許同去，我如今約的朋友都來了。」

「崔先生，請你饒怒我這回子失約。」

「你不去也罷，我們二個人去罷。」崔太始覺得大失望，便拉

了T君的手向S君道別，走到街道上的停車場站住了。

「我們倆也沒趣，不必去罷。」

「我以為爲女子最賤，我的寢衣她歡喜的，我送了她。我教他去
看電影，她應許了，又變計呢。今晚本是某銀行宴會，我好好的辭

去了他們的請宴，誠心領她去看電影，她真不受人看待的。」

「那你到銀行去赴宴就是，何必多說呢？」

「T君，你看呀真氣死我呢！」

T君一看，S君與Motel遠遠地向停車場來，崔太始一轉頭裝樣不見。

「我去了！到銀行去了！T君，對不起你！今天虛約了你。再會！」崔太始說後拉上電車去了，T君一個人離去停車場便也回去

第二天在某銀行的會客室裏，崔太始的親戚約莫四十歲，一望是很有經驗的人。他坐在大菜桌的主位。T坐在賓位。崔太始的親戚把一張英文報遞給T君說：

「這是太始留給你的信。」

T君展開英文報一看，有幾個半紅半白的大字寫着。

「T兄：你把我的心事做一首詩罷！沒有一個朋友知我的心，你是真知我者！太始留筆。」這一行字也不像用筆寫的，是用指頭寫的；也不像用顏料寫的，是用血寫的。T君雖是有這種懷疑，但不敢直問。「那末，請先生把昨晚的事情講給我聽罷。」

「T先生，太始的脾氣真莫名其妙，你也明白。昨夜我們行裏春季小敘，找他來敘一下，他興致很足。我們當然也很歡喜他。後來他就不對了連喝數十大杯的酒，我們勸阻他，他也不肯聽。自斟自喝，喝到喝不下了，吐了一地。這也不必說。他便躺在沙發上。教他到寢室去睡，他不肯。客人都散了。我們也要回寓的，不能照管他，便教一個僕人看管。僕人看他呼呼的睡着了，自己便也睡去

，後來不知他吐了許多的血，寫給你的東西，恐怕是用血寫的呢。」

「我看正是用血寫的呀！」

「今天僕人來告訴我這麼樣子。我嚇得跳起來。我看他已經不省人事了，連忙送他到大學醫院。」

「在這一間屋子裏吐的嗎？」

「不是，在樓上的一間。還有許多血跡，我們去看看罷。」

崔太始的親戚引導T君到樓上的那間屋子。T君只見沙發上的白絨上有許多血跡，靠沙發的壁上畫了些粗亂的畫，約略可以認出一個人，殭臥在地上，一個女子站在他的腹上跳舞。上面有幾個「崔太始卒業製作」的字樣寫着。

「那些怪畫也是用血畫的，大約他的神經昏亂極了。」

「我也這樣想呢。」T君回答了，他心裏一陣寒慄，便與崔太

始的親戚下樓，辭別他說：

「再會罷！我到大學病院去看他。」

五，二一，作於白山。

壁

畫

二八

石像的復活

(一)

宗老是一個基督徒，而且在N大學專攻神學的；他並不老，不過三十多歲罷。以前的經歷，雖不知道；他到日本後的五六年來，撇開一切功名富貴婦人，祇管研求道學。勵行他所持的禁慾主義，他的朋友們因此都稱呼他做「宗老」。

他雖然生活在都會裏；白天到學校，晚上回到寓所；休息的時候，至多在寺院的庭前散步一歇。他的眼底，祇留得看不見的「神」，看得見的幾本舊書。其他的東西，是從不值他顧盼的。

難得，今天幾個朋友硬要同他到美術展覽會；這是他平時痛恨爲裝飾的虛空的東西，他無可如何地，跟朋友去了一次。奇怪！回

來的時候，他竟買了一張裸體彫刻的影片；朋友們都笑他是「和尚開戒」了！他却說是爲了「夏娃」的像而買的。

他從不買這種畫片，住的房子裏，祇掛着一幀基督的像，除書籍中的插畫以外，再沒有別的美術品了。今天他買了這張裸體彫刻的影片後：晚上睡覺的時候，還放在枕邊鑒賞呢。

莊嚴燦爛的大庭中；白銀的圓柱，反射出一道一道的潔光；每根圓柱的旁邊，陳列着大理石的彫刻；望過去，正像有一種方錐形，包圍着。幾位看客，沈寂無聲，都隱隱約約的若離若即。

宗老站在一處裸體彫刻的前面；凝眸的注視，她的地位，高不可攀；忽爾這座裸體的彫刻把一雙緊靠在身的手腕，微微的舉了起來；對着宗老沈重點了一點頭宗老渾身的筋絡，都緊張起來，嘴巴裏的液沫也流了出來；他忍不住歌誦她了。

「：：你甚美麗，你甚美麗，你的眼在帕子內，好像鴿子眼。你的頭髮，如同山羊羣臥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齒，如新剪毛的一羣羊；洗淨上來，個個都有雙生，沒有一隻喪掉的你的唇好像一條朱紅線，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二太陽在帕子內，如同一塊石榴。你的頸項，好像大衛建造收藏軍器的高臺；其上懸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你的兩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對小鹿；就是母鹿雙生的。：：：（雅歌第四章）

「：：：你的大腿，圓潤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作成的，你的肚臍如圓杯，不缺調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的麥子，周圍有百合花。你的二乳好像一對小鹿，就是母親雙生的，你的頸項如象牙臺。你的眼目，像希實本巴特拉併門旁的水池。你的鼻子，彷彿朝大馬色的利巴嫩塔。：：（雅歌第七章）」

他五二連編的背誦了幾章聖經；察察亮的燈光，漫漫的變成黃綠了，又漫漫的變成青碧了，又漫漫的變成深藍了。

一個裸體的美人，灣下她苗條的身子，托出手來，重重的抱住宗老；宗老也伸出兩手，抱住她的頸項。頓然覺得有種重量，壓在他胸次；他支持不牢了，砰磅地一聲，這座裸體彫刻的大理石像，倒在地上粉碎了。燈光就此大放光明。

宗老吃了一次猛重的驚嚇；開眼看時沒有什麼，睡在六張蓆鋪的一間樓上；電燈沒有熄，對面掛的基督像，正在對他笑，他全身埋在被窩裏，祇露出一個頭；眼兒烏累累的望見室中的周圍；渾身是汗，加上不住的心悸，他再不能睡了。撐起身來，披了衣坐在褥子上；只見枕邊還留着一張裸體彫刻的影片；他隨手拿了這張影片；對她相了好久；便自言自語的說：

「好像是她哦！我懂得了，不能說話，就是她的長處。」
「她這是不能說話，但是一切一切都蘊藏在無言的沈默裏。」
第二天，他照常到學校裏，一位教授，正在講耶穌降生的事，——馬利亞感受聖靈懷孕的，說了許多學者的證明。他把教授講的話，一句一字的抄在筆記簿上。

他抄完了，又讀了一遍；總覺得將這些寶貴的光陰，消耗在虛空的，無謂的研究；未免懷疑了。別的功課，大多是這樣的；他也有同樣的懷疑。於是每到學校裏，便每激動他一次厭惡的心情。

星期日，他混在衆信徒裏，聽牧師說的信仰生活。他也覺得有點不自然，有點被束縛；仔細一想牧師的話，又覺得是武斷，專制的，愚弄人們的。他信仰的熱度也低降了。

他回到寓裏，翻看神學的書籍，也是無味極了。口裏念着，心

裏不由得起了種種非難；到底拋去了才舒暢。

他漸漸的不歡喜保守向來的生活，簡直要反抗起來了。

(三)

一天早上，宗老覺得有一件緊要的事情；洗盥完畢，早飯也來不及吃了。套了外衣，匆匆地出門；跑到一處離開他所住的地方，有四五里遠的「雪川」；他找到橋邊的一所屋子，推門進去：

「這裏是中村夫人的貴宅嗎？」他問道。

「這裏不是中村夫人的！裏面走出一位婦人，答應他說。

「那末，中村夫人住在什麼地方？」

「中村夫人麼！她從這屋子裏搬出去二年多了，她住的地方我們不知道。」

「她臨走的時候沒有對你們說罷！」

「說是說了的，但是我們轉去的信都退回來了。」

「那末請你把那個住址給我罷。」

「對不起，連那個住址也忘掉了；因為這些事也二年多了。」宗老便也不再問下，告別了她出來。

他沿看「雪川」濱邊的小路上回去；旁邊大都是低小窄狹的貧民的草房，還停歇幾輛糞車。在這惡濁的路上，他漫蹈蹈的踱過去，想起三年前的事了。

「三年前，我寄住在中村夫人的家裏。

「她祇有母女倆，她的女兒苔子，從來不說話；她不能說話的，但是她時時對我點點頭對我笑笑呢！

「有一天晚上，——在六月裏——我從外邊回來，我踱上樓梯、梯的右面是露臺，左面是我的房間；我眼兒一霎，她正是浴後，

束了一條短裙，在臺上乘涼。她的頭部，她的頸項，她的胸，她的乳，她的兩條腿，都闖入我的眼兒了。只是一霎，她便避去了。從此以後，她送飯來，送茶來，比平時殷勤得多。

「我呢！不知道爲了什麼？有時候我對她說話，她不能回答；只是呆呆的望我，我也沒法。時間的進程過分慢了，有別種的潛力，硬使我憎厭她的愚蠢；憎厭她的冥頑不靈；我於是搬了出來。臨別那一天，她還是對我點了點頭，笑了一笑。

「現在我方纔認識，那種無言的沈默裏，包藏無數的一切一切。啊！可是來不及了。

「我踏上人生的半路了；有了這一點浪漫的機運又隨便給他錯過了；N大學的研究室，教會的禮拜堂，是我的墳墓；書本裏隨體佶屈的蛆蟲，把我青春的血都吸盡了。我在世界上，只賸一個骷髏

，等於零的骷髏了。

「我要鼓起我的勇力，舉起一雙僵了的手，在這墳墓裏挖一個空洞，逃出來。我不甘心長埋在黑暗無生氣的地穴裏；我要見見太陽光，我要找我的愛人。」

「我的好朋友們！我的恩人！你們引誘我到太陽光裏，拜見了有生命的大理石，使我的愛人再現，我要去找她了。她在一處地方，我知道的，我定去找她。」

宗老這樣自言自語的回到象裏。

他變換了平時的態度，把房間裏所有的書籍，一齊撕破了。把基督的像也撤去了。裝上一張裸體彫刻的影片，鎮天對着這張影片呆望；有時背誦「雅歌」裏的話，有時一個人在房間裏，好像有人在他的旁邊；他說一大篇溫和甜蜜的話，他說到高潮的時候，將室

內任何的東西；搬到身邊；和牠接吻；挽着牠並肩的繞行室內；甚至抱擁牠，撫慰牠，當牠真是一個人，他刻意摹擬十年前在傳奇小說裏，讀過的那種種的舉動；委身供奉牠。

他住的房間裏；稀少的什器，十分錯亂；不像從前的整潔了。撕掉的書頁上面，寫着濃厚真摯的情書，塗滿了絲絲的破剛筆痕。這些書他從前是很寶貴的。

他又買一束美好的信封；把一百頁的情書封好，上面寫着「中村苔子親展，」祇寫這六個字；投到郵筒裏。隔了幾天，又摹擬她的口吻，回信；也封好，寫着自己的地址，自己的名字；投到。郵筒裏。郵差送來後，他折開來輪流地郎誦。

N大學的研究室，教會的禮拜堂；從前他准時必到，絲毫不敢疏忽的；現在他早忘掉了。

雪川的境內有一所盲啞學校，這是三年前中村苔子讀書的地方。女子部的門前，橫躺着一條康莊大路；兩旁排列了法蘭西梧桐；幽靜而嚴整，是雪川境內獨有的。

下午四時至五時；裏邊的學生，排一排二的出來，總看見一位三十多歲的人；身材很長，帶點駝背的；瘦削的面龐架上了一副近視眼鏡；穿的是N大學半舊的制服，手裏拿了二三封未寄的信。他站在校門前，向着一個個女學生癡望。

宗老每天在這裏等候，差不多有二個月了。

女學生們，看他也面熟了她們；出門後，背着他，和幾個同伴私下做出手勢；用指頭點到自己的面上，忽而胸上，忽而肩上，好像像在譏笑他呢！但是他永不會覺得。

天暗了，一個個女學生也走完了；他於是把信放在懷中，兩手插入褲袋，聳起肩兒，一步一步的踱了回去。

過一天他又來這裏，照常站在校門前。

陰沈嚴寒的一天，法蘭西梧桐藏了他們的葉子，祇露出幾條枯枝，北風吹出沙沙呼呼的聲響。宗老還站在門前，單薄的外衣的高領，圍住頸項；兩手交藏在袖子裏，臉兒灰白，吁出幾口熱騰騰的蒸氣。一羣女學生，將走盡了；還不見中村苔子。最後有五六位女學生出來，他忍不住了！便鄭重地對她們行了一個鞠躬禮，然後問她們：

「對不起，諸位！中村苔子還在貴校讀書嗎？」

她們不會說話的，祇望着他，又對同伴做手勢了。

宗老一肚子的熱心，祇換得失望和痛苦；滴下了幾行眼淚。女

學生們去得遠了，他纔沒精采的回去。

此後他不到這地方了，在室內總是自言自語；或者寫幾封信，約他所思念的中村苔子，到他的寓所來。他投入郵筒後，回到寓所，一聽外面閣閣咭咭的足音；他便說苔子來了！連忙出去接她。他不憚煩的，有過路人，總要開門去望望；而且屢次叮嚀房主人說：「有人訪問我我是在家。」

(四)

島國的春天，充滿了溫暖的太和之氣；青青的樹葉，粉紅的櫻花；渲染這偽文明的都會，引誘人們到虛榮的市上去。

宗老也不能獨守在孤室裏天天到熱鬧的地方；混跡在男男女女的一羣中，攢進攢出，忙個不了；好像失掉了什麼東西似的，在那邊搜尋。

一天，他走到一家大公司的門前；他停住了。玻璃的壁櫥裏，裝着一個女性的蠟人；和真的人一樣，穿的很講究的春衣；這是公司裏表明有這種新造的服裝。他注視好久，蠟人也無言無語的望着他。

一忽兒，這蠟人竟對宗老點一點頭，笑了一笑；他用手掌拍着玻璃，動也不動；他就在路旁拾起一塊三角大石子，叮噹叮噹的敲擊這片大玻璃；不多時候，這片大玻璃砰碰碎了！公司裏的事務員，都出來查問；路人也圍着看他。

一位警察扭住宗老，盤問他何故敲碎玻璃？他說：

「他們把我的愛人藏在這裏，好費了我許多時候才找到，他們是強盜，奪去我的愛人；我自然要打破這片東西，領她回去。」

四圍的觀衆都闐闐地大笑，愈聚愈多了。

警察便拘住他，扭到警署裏去；一羣好事者，也連一連二的跟着警察去，看我們的宗老了。

不久，聽說宗老被鎖在瘋人院；朋友們去慰問他，也不相識了

一九二二，一一，二六夜；初稿。

四

四

四
四

鄉愁

(一)

「誰給你的信，瑞？」L君剛從內室出來，左手拿着一頂草帽，右手搭紐他腰閒的紐兒；開頭問他的夫人這樣說。

L夫人坐在靠窗的書桌的正面，祇管看信，沒有回答他，但支吾了一聲。於是他隨便把草帽望頭上一戴，與頭部成了入字形；就此灣轉身來，將腕臂支撐住她坐的椅靠；低倒頭，下頷擱在夫人的肩上；他把夫人手裏的信，一句一句的念下：

「……瑞兒，你嫁後只回來了一次；差不多有一年沒見面了！你也時常想到你的母親嗎？母親是孤零零的一個，自從你嫁了之後，更是無依無靠的了。這們的冷靜生活，怎得過去呢？瑞兒，你是

曉得的，我一到了夏天，飯也不能多吃，加上心焦氣辣，我便要病了！無論如何，在這暑期中，你要回來一次，前次你來信說：你夫婦倆都不空閑；瑞兒，你不妨抽出一點時間來看看我；我在望着呢……」

「你母親來的信，老是這樣說的！」L君讀到這裏，夾了一句話；便整整衣冠，一望壁上的時計說：

「時間到了，今晚恐怕不能回來，瑞！」他告別了他的夫人。
「你看事做事罷！」L夫人拋了信，送他出門後，鍵住了門。

L夫人啞的伸了一次腰；塞上窗帷，開了電燈，還坐到原位；她把桌上的二幅信箋排好，平鋪了一下；又從頭到尾細細地讀了一遍；再是一個一個字的相了好久。覺得在母親言外，有好多思索的資料。

忽然，她抬起頭來，屈着指兒暗算：

「有數的幾位，代替我母親寫信；他們的筆跡，我總是一望而知，毋須一認再認。」她這樣想，又沈注着信上，一個一個字的認了一遍。

「可是這回的信是誰寫的？我猜不到這個人了！」她想不出來，只是東望望西望望的沒趣。她握住了拳，增高勇氣一般的，認真地注視信上；一忽兒像夢中嚶語一般說：

「唉：唉！唉！瑞字角上的山字，是斜寫的；瑞字角上的山字，是寫得斜的。……可怕！可怕！……誰寫的，究竟是誰？」這時她全身的血脈一直流到眼兒裏；她的眼兒花了。靜歇着，閉了眼兒。

不多時候，她擦擦眼兒，拿了信到樓上的房間裏去。特地從箱篋裏取出一個封護嚴密的小包；她一層層的拆開，這裏是一捆舊信

；她抽出五六封，一張一張的攤在卓子上；於是把她母親的來信也並上去，站在旁邊，不住的作比較的觀察。

燈光映耀她的臉兒，一層紅一層白，時時轉變花樣；她只是雙手捧住下頷，眼光直注到信札上；口裏嘶嘶地響着。像有多少驚惶的事情，在紙面上輝耀。

各封的信上，最顯著的是上面都寫着「瑞姐」，下面都寫着「秦舟」；其他一行一行裏疏密斜正是不等的。

她委曲地伏在桌上，似乎考驗論理學的三段法；指着每一個「瑞」字便忖道：「瑞字角上的山字都是斜寫的，一個證據。」她又找出一「冷靜生活」：心焦氣辣，：病，：無論如何，：望，「等等

的幾個字來；比了一下，忖道：「筆跡有點相像，二個證據。……但是他的字劃是很瘦秀的，

這信的字劃是很粗肥的。又是一個疑問。L她想了許久，重複看了幾遍，才收起這些信件；挑出母親的來信，把其餘的鄭重地藏到箱篋裏。

她坐在一張牀上，將二個枕子疊到被摺上，便橫靠下去；一次長時間的時段之後一重一重的思潮更奔騰而至了。

「我的猜度是失敗了，我想決不是他寫的；我母親也決不會教他寫的。況且他，……他是死了的。」

「二年前，我和L還沒成婚；我在此地讀書，與L的來往不過兼點親戚和師生之誼。這時我和他有三年不見了，他在日本讀書，也沒信息；忽然，——二年前——L得到從日本東京的病院裏來的一個電報，說他是死了。」

「明明我親見這一紙的電報，L和他是同學，又是很知己的；至少也曉得我們事情中的一部分。我也沒有把悲哀放在表面上；祇是心裏明白罷。」

「在他沒有到日本的以前，他也勸我以後不要舊事重提；並且他託L安慰我，甚至他要成全我和L的前途。」

「二個人活在世界上，不怕不成，我情願等待着，等到老我也不懊悔的。偏偏他死了，我對不起他，他死後我的成見逐漸逐漸的打消了；固然我和L已成事實；我又對不起他，我們成了事實後也不很想念他了。」

她想到這裏，眼淚一點點的落下；她伏在枕上靠着枕子的面龐被眼淚浸濕了；她還不住的想下去：

「現在的境遇，幾幾乎把以前的我轉變了；不但是對他，對我

可愛的撫育我的母親，也冷淡了；不知爲了什麼？

「究竟我和他是從小要好的；不消說是小時候一同玩的地方，一同說話的時候，常常到我的夢裏，就是後來我們玩的時間說話的時間少了，也是常常在夢中補足了。」

「奇怪，自從他死後，我不大夢到那些事；祇是他在日本病院裏死時的慘酷，倒也夢見的。夜間的夢，也不能保留得久遠；到了白天幹日常生活的一切時，那夢也忘記了。」

「我現在的處境，正像在白天裏，幹些乾燥的日常生活一樣。以前是一個夢，回頭來一想我甯願在夢裏過去。」

「他的母親死後，我的母親本來和他是表姊妹，很愛他的；他也當我的母親就是他的。我沒有兄弟，我們倆就和兄弟一樣。但是

他在上海讀書的時候，人家說了他許多的壞話，我的母親便不相信他了。如今我偶爾回到家鄉，要聽他死後的情形，一個人也不會談起；我要開口問母親：母親是不歡喜的，更教我去問誰呢？

「我一定要回去，不回去不成；我要打聽他死後的消息，他的遺骸運回到家鄉沒有？如果他葬在家鄉，我要到他墳上去走一回；也許可以給他在地下的一个安慰。如果沒有運回來，那更可憐了。一个活潑潑的年青人，孤冷冷地葬身在異國。……」

這時室內的空氣，好像止歇住了；時計點點篤篤的聲音，却比平時增高了數倍；直敲到她的心兒上，使她再不忍想下去了。祇是心悸和時計聲一唱一和，驚動了這沈默的長夜。

她有意無意的撐起身來，摸出一方手帕，抹去了臉上的一重淚漬，烏黑的瞳子，望見了對面的許多什器，好像一個個的在責備她

；她解去了外衣。熄了燈，暗地裏望生之樂園——夢境——中走去；這時候牀前的一道月光，很懇懇地跑了來做她前程的引導。

(一一)

有一天的晚飯後，L君坐在書室裏，燃上一枝紙烟，舉起腕間的手錶一望，還沒到辦事的时间，他靜待着。

L夫人收拾好食具之後，就L君旁邊的一張藤椅上，猛重的坐下；發了一口嘆聲。

「這幾天我看你有點不稱心罷！瑞！」

「是的，我很想回到家鄉去一次；我很替母親擔憂。」

「那何必呢，母親總是這樣的。」

「不，我定要回去一次，或者與你同去。」

「那末等到我暑期學校功課完結了後去罷。」

「我等不到那時候，我便要回去。」

「啊，你難道還是小時候嗎？想到母親，便要母親在你眼前。」

「

「正爲此，小時候想母親，大了忘記母親是不好的。」

「……我呢？」

「我打算好了，你吃飯暫時跑到學校裏去吃，夜間，你可找一個知己的朋友，到這裏來伴你。」

「你要走，我也不能阻止的，讓我還想想看罷。」

「……」

L君辦事的時間到了，匆忙地出門；L夫人靠近壁間，翻開日歷一看：「今天十六日，從這裏到上海，上海到家鄉，四天的路程；至多二十一日可以到家裏了。」他這樣想，忍不住起了一種無名

的興奮；無意之間，把二十一日那天的日曆，摺了一隻角。

車站的電燈光中，車馬人衆的踉蹌漸漸地安靜了。汽笛「哧」的一聲，站役一揮他的小旗子，龐然烏黑的火車就蠕動他的蛇足而遊行了。L君立在月台上，高舉他的草帽，向車窗裏露出半身的夫人說：

「早一點回來，路上小心些呢！」

她望不見L了，扭轉身來，整理了所帶的東西。坐定後，靠窗一望，才覺得車子在黑夜裏肆其闊步。她又望望車中人有與同伴閑談，有的和她一樣是孤單單的，東張西望；她於是從荷包裏抽出了一本新小說來翻看。

第二天，她醒過來一望，在她的前面隔着五六個座位，有人對

她揮手；她站起來，認真一看，是她五年前的女同學N女士。她想到那邊去與N女士同坐，把東西搬了過去，N女士幫助她弄好，二個人便同坐。

「N姊，你也回去嗎？我正苦寂寞呢！」

「我不是回去，我到南京去聽講，你是回去嗎？」

「是的，唉我們多時不見了！我聽得你在女高師要畢業了。」

「真是說來慚愧，這回名義上是畢業了。」

「那末何以不回去呢？」

「我想在南京聽講完結後，便回家去。」

「你真用功，像我這樣的人，是廢物了。」

「那裏說，你是一個賢惠的主婦呢！」

「別調我罷，N姊！這回聽說你們到日本去過的嗎？」

「是去過的。」

「那末請你講些日本的風俗，給我聽聽呀！」

「我們去的時間很短促，也沒有什麼可講。」

「那邊我們K省的同鄉很多嗎？」

「總算不少，有二百多人；說起了同鄉，那時我們K省同鄉會，因為在文科大學裏讀書的一位同鄉死了，開追悼會；聽說他死後把屍體燒掉了！」

「嘖嘖嘖」！L夫人突然顯出一種意外的恐怖，舌子蹇在上顎，發出這們的聲音。

「噫，在日本算不得什麼稀奇！日本人死了，都是這樣的。」
遠遠裏聽得嘈雜的人聲，說是轉車的地方到了。都會的風，吹斷了L夫人未完成的驚惶；她們和坐衆一樣的匆匆地下車去了。

又過了一天的晚上，L夫人孤悶地坐在滬甯線的車子裏。她想起N女士對她講的，文科大學燒屍的事情。

「這怕是秦舟罷……」

「不是，他是一年前死的；不過至少他死後也是這樣辦了的。……慘酷！」

她闔攏了眼兒，這樣想，時時震顫她頭部；沒有睡覺的座客，都注目她，以為她是着寒了，很替她擔憂。他卻還是不斷的想：

「一個活潑而有爲的少年，把他燒成灰，可怕啊！可怕啊！若是這樣，我還想上他的墓地，怕是徒然的了。」

她睜開眼兒，向車窗一望；一片黑漆的大地，重重的包圍窗子。車中人好像埋在地底，蚯蚓似的亂鑽。

「我啊！我啊！恨不向窗外一跳；撲在黑漆的大地上，雨打也好！風吹也好！吹到吹到……混合成一團。」

「像他那樣的人，可以這樣子燒掉了；沒有一點形跡留在這世界上。那末我還混在這裏幹什麼？請教幹什麼？要我自己回答！」

她一夜沒有回答出這個疑問；天明後，因為上海快車到了，她便想起所帶的禮物，應如何送給鄰近人家，把她這個疑問，暫時擱起了。從上海到她的家裏，不到半天的路程。所以她急急乎，在預備到家的事了。

(三)

一處高大而半舊的房屋，高聳在一個小鎮的市梢頭。裏邊的廳堂只賸幾張破舊的桌子和椅子，又薄薄的加上一層灰塵，顯出敗落的一種悲調。L夫人回到這所——長大於此的——房屋裏已經三天

了；廳堂右面的一間空室，光線很亮，後面的廣場上，時時送進夏天的涼風；她們母女倆正在這裏談話。

「好麻煩啊！一到家裏，便一家家的教我去吃飯。」

「噢！你已不記得了！你沒有嫁的時候，他們不來教你去，你還去得快哩！」

「不知道爲了什麼？現在覺得客氣了，他們更是客氣呢！」

「那是當然的，今天你休息休息才是；我看你有什麼不稱心罷？」

「不，我路上不慣；幾天悶在火車裏，還沒復元。」

「這回很好，難爲你得到我的信，便動身回來了。」

「我本想回來呢，媽媽！這次的信誰寫的？」

「我教舟弟寫的。」

然的，全身熱度增高了幾倍；忽爾眼前也暗了，額上滴出一顆一顆珍珠似的汗。她用盡氣力的壓下去，做出鎮靜，對她母親望着。

「舟叔寫的嗎？」

「是呀，舟弟來，我順便教他寫的。」

她覺得更奇怪了，壓了去的熱度，又增上來；她的臉兒，慢慢地也紅了；手裏拿着的一把蒲扇，不住的揮，想扇涼這突然的熱度；她繼續又問下去：

「他可不是在日本三年多了嗎？」

「是的，這回暑假他也回來了。」

她聽到這裏，真是難受極了；想把死的事情講出來，又不好意思；又疑是在夢裏。她母親的眼光逼住她，祇好敷衍下去：

「他還去嗎？媽媽！」

「聽說就要去的。」

「這二三天何以不來呢？」

「那天他替我寫信後，回去便發寒熱了。」

她聽到這裏，又不耐了；覺得一層層的痛苦圍住她，立刻想和

他一見：表白這久屈的心兒。她率心地對她母親說：

「明天我想去望望舟叔，媽媽！」

「何必急急呢！」

「不，他是和L很知己的老同學；況且L有話對他說。」

「……………」

沈默了許久，她便找出些別的事情，和她母親談談；面子上很露出沒有事的一樣。只覺得母親，這回好像和秦舟的感情恢復了；

不說他的壞話，也不阻止她去看他；這是很奇怪的。歸根起來，究竟他那個人不差。但怎會有死的一回事，她總破不掉這個疑竇，愈疑又愈深了。

*

*

*

*

離L夫人母家有二百多步，是秦舟的住宅；在小鎮的南衙裏。要是在露臺上，兩家可以互相望得見的。

秦舟睡在後面的小樓上，聽得下面有聲音；他的嫡母接待一位親戚的聲音；這位親戚的音聲好像很熟悉的。他不由得心悸了，樓梯上的足音，一步逼近一步。秦舟的嫡母，引導L夫人，到這小樓上了。

「瑞姐。你請坐罷！橫豎不客氣的，我下去教他們倒些茶來。」
「秦舟的嫡母下樓去了。」

「不必客氣，親媽！」夫人阻止她一聲，覺得又爲難了；用何種話和秦舟說呢？不待她沈思，她已站在秦舟的床前了。

「舟叔叔，舟叔叔，你有點不爽快嗎？」她轉身向秦舟發問。

「瑞姐嗎？……噢，謝你，請坐罷！」秦舟勉強坐起來，用單被裹住身體，沒精彩的低倒頭。

「舟叔叔，回國有幾天了？」她就在旁的椅子上坐下。

「不到半個月罷。」他斷斷續續的回答。

L夫人看他那種神氣，暗裏想：我今年二十四歲，他比我小兩年；但是他頭髮長，面龐比從前更瘦削了；幾乎像近三十歲的人了。薄薄的汗衫，更映出他的瘦骨峻嶙；語音也低微，一處一處都顯出頹喪的病的氣態。因此不由得起了一種悲痛的憐憫心。

一個婢女送了茶來，偷耽耽地向夫人望了一眼，便下樓去。

「瑞姐，你幾時回來的？」秦舟用枕头托在背後，舒暢地問她

「我回來有四天了！」

「L兄好嗎？替我候候他。」

「他還是那樣，謝你！」

秦舟又低倒頭不問下了，好像很疲乏的一般，吁了一口氣。L夫人在室中一望，東壁裝着三四架舊書；靠南窗下的桌子上，攤了一堆西裝書籍。窗外可以望見田野，小邱，叢林，寥落的村子，長浜的流水；「這是我多年前，時時與舟叔靠在南窗欄上頑玩的地方。蔚藍的天空依舊襯出這些景物，可是……啊！」L夫人想到這裏，以前的經歷，又一重重的爆發了。她靜待秦舟提起以前的事情，那麼可以表白她抑屈在心裏的一切。她想「秦舟是一個熱情多感的

人，少不得總要提起的；那麼我不妨把我的懷抱，和急電報死的事實說出來。」她想到這裏，總是一個疑團，又未便實說。

但是秦舟還是沒有話，L夫人更無聊了；「怕他怨我罷！不，他所怨的是運命；那我怎樣安慰他呢？」她千想萬想，看看秦舟，又是無力，又是冷淡；對她一點沒有表示。她忍不住又問下去

：

「舟叔你在東京的生活好嗎？」

「說不定的，有時很快樂，有時很單調。」

「你何以這樣長久的時間才回來？」

「我本想不回来的，我也想不到這回有和你會見的一天。」

「我自從得到媽媽的信，一認筆跡，是你寫的；我所以趕急回來。」

「瑞姐啊！我的字與從前大不相同了，就是我個人也與從前也不同了。到東京以前的我，我已經完全忘却；甚至當他死了。現在的我，是另一個；所以不很想回來，東京便是我的故鄉。」

L夫人聽得這些話，想要表白的，又被他打斷了；並且也找不出一句適當的回話。秦舟仍舊低倒頭，靜歇着。

此時秦舟的嫡母上樓來了，L夫人和她談些別的事情；冷寂的空氣裏，又加上一層溫度了。秦舟欠伸了一次，把枕头疊過一邊，傾斜的倚靠着；望L夫人的側面。雖說他是心氣和平，少不得也有今昔之感罷！

——五六年不相見了，她披在額上的劉海，已束了起來；於是她的處女時代，也告了一段結束。面龐瘦削了些，修長的眉毛，烏黑的眸子，閃出一重沈默的情熱。談話時含有不自然的微笑。

——淡灰色絲織的上裝，寬大適中；玄色的裙子，配合得素朴而莊靜；這是賢明的少年主婦的象徵！

這樣子上上下下的，在秦舟眼裏溫過一遍；又聽她那樣和婉的聲音，清朗的調子；也鼓動他病的興奮了。但是他還是低頭責備自己：「關你什麼事呢？」

L夫人不好意思在這裏多坐了，秦舟的嫡母也在，並且所要講的話，也何從說起；便站起來告別。

「舟叔叔，你靜養後就會好的；我去了！饒恕我擾你。」

「那裏的話，謝你還來玩。」

「請你借幾本書給我看罷！」

「我的書堆在桌子上，你不妨自己挑選。」

L夫人站在桌子的旁邊，隨便一翻，都是外國文書；祇有三册

稿本，面上寫的是「生涯的一片」，她問了：

「生涯的一片是什麼？」

「那是我在東京的雜記。」

「我很想知道一點日本的風土人情，可以借給我看看嗎？」

「你帶去看也好」

.....

他便帶了這三冊雜記下樓，秦舟的嫡母留她用點心，她也婉辭謝却了。她一路回去，一路想：「秦舟從前是熱烈的一個人，現在變了孤冷無生氣的了。假使不變我當時的成見，或者不至於使他這樣灰心罷！……我呢，爲一紙的電報誤了！我來不及安慰他了。這一紙的電報，何從而來的呢？」她愈想愈惱了。

L 夫人回到母家廳堂隔壁的一室裏；母親不在，她把三冊日記放在桌子上，氣疼疼地坐下。桌子上有一封信，她拿來一看：署「L 緘」的；這「L 緘」二個，又觸着她悲憤的機旋，全身的熾焰，一齊冒上；她並不拆看，把這封信撕得粉碎，團了一團，向窗外一擲。咬緊了牙兒，猛猛地向自己膝擊了一拳！低低的自言自語：

「我還要看你無恥人的信嗎？……你簡直不是人，是——是禽獸！禽獸來的信，我還值得看嗎？」

「他死了？——明明他活着！難道我在夢裏嗎？不是，在白天裏，實在他活着；——那麼一紙的電報，怕不是你假造的罷？」

「我假使不看見這張電報，至今可問心無愧；他也不致於消沈到這樣地位；或者還有更好的現象。」

「我知道了，你……你無非要我和你結婚；你無非要破壞我和

他的感情，打斷我思念他。啊！……啊！你的手腕太辣了。

「你還算得人嗎？配得上做我的丈夫嗎？……你到鏡子裏去照一照罷！你那出毛的臉兒。……」

她滿面的痛苦與憤怒，一種被侮辱被欺詐的遺恨與反抗，橫在她的腦中；她兩手壓住胸部，眉睫露出一層男性的猜惡，在內室裏，又聽得她母親，指揮婢女弄晚飯；深怕驚動她的母親，勉強支持她胸中重量的震蕩。

她伸手取了三冊的雜記，是第三第四第五；便捨去四五二冊，先翻看第三冊；她一頁一頁的默誦過去。

她默誦這冊日記，不上三十頁，她的身體顫動了；她再不翻過去，祇是反反復復的默誦這三四頁；她更顫動得利害了，還不斷的睜起眼兒，一個一個字的念下：

四月五日——在這春天的假期中；大好湖山，點綴着淡紅色的櫻花，青碧色的柳葉；和風暖日，氣象一新。別人看來，總是千載一時，上天賞賜人們的一個遊樂時期。他們有父，有母，有妻，有兒女，有知己的朋友，有美滿的愛人；我呢！漂流在異國，除了我個活屍 Living Clay 以外，都是死的東西；這春溫如禱的大地上，早不容我喘息備備的了。

古語說得好：「人非木石，誰不動情」！觸服懷人，也是情理中的事；所以我無日不想到瑞姐，料瑞姐也未必不想我，但是徒然的了。——她現在與L兄正是師弟；爲瑞姐前途打算，我深望她與L兄成了好事。我橫豎廢棄的了！不要因了我，使瑞姐狐疑不決；總要使瑞姐置我於度外才好；這是很緊要的事，我天天在打量那最好的方法。

好！今天才想出來了！我打了一個電報，給L兄說：「你的朋友秦舟昨夜十一時死了，他的遺囑教我們來通知你」，這是用^了東方病院的名義發去的；瑞姐定會看見的。我深願與我的理想反背，使她因此斷念；與L兄前的途的進程，一點沒有阻礙；那我纔是安心的了！

今天——四月五日——我決不會忘記的。我死後有人替我編年譜，也不要漏去了這一天。」

她念完了，低倒頭，兩太陽埋在手掌裏。想像秦舟寫這段日記時的痛苦，與那種聖潔的絕望。秦舟的孤苦，舊情的奔裂，眼前的乾燥，方纔的憤恨，與對於L的誤解，一件一件的直闖入他的胸中，昇到腦裏，好像有無數的蛆蟲，擁擠在頭中啄她的腦髓。

「啊！……啊！教我：怎樣好呢？」

她發出這些被壓迫而尖銳的低音，覺得頭部沈重極了；不由得一放手來，伏在桌子的角上。

她的母親急急從內室出來，驚惶地問道：

「爲什麼？瑞兒！……瑞兒！你爲了什麼？」

她伏在棹上，一聲也沒回答。

一九二二，十一月二十四夜初稿。

二人之間

上

海邊小小的一個市鎮，也有二三百家的人口；低小的房屋接連着排成一個世字形。一所宏廠的廟宇聳在市鎮的後面，最算壯人觀瞻的了。十年前公家把這所廟宇改做了小學校；這鄉村裏上鎮的人們就有了他們的「洋學堂」了。

那是一年的新秋，小學校開學了；庭前四五株木犀，黃金般的發了花，周圍充滿了香霧，天氣還是很熱，七八個孩子在那邊玩笑。他們圍住了一個胸膛上帶紅肚兜的孩子發笑着。

「吳明，你今天爲什麼帶這紅的肚兜呢？那是女孩兒帶的罷。」
「一個孩子問他。」

「可不是麼！我的媽媽說：那邊外國人造了一座高塔。……」

「吳明說了指點東北的方向；他們一望真有個塔尖挺在雲霄裏。」

「媽媽說：要有關礙的，所以帶這紅肚兜避去災難。」吳明接着說了。

「有什麼關礙呢？」站在傍邊一個孩子問他。

「要死的！」吳明振起了勇氣，點一點頭說。

「王彥，你回去教你母親也做一個帶帶。」他們對着剛纔發問的那個孩子，同聲的鄙夷地說。王彥低倒頭沒有回話，祇把他的指頭咬在嘴吧裏。

都會的文明闖進這小市鎮來了。離市鎮不遠，新造了一所海底電線局，一座高塔就在這裏。這種神工鬼斧的建築，忽然飛到這荒僻的市鎮來；不要說村裏的人們，就是市民也大驚小怪，早有許多

謠言傳播的了。王彥聽了吳明的話，懷着一層稀薄的恐怖；回到家裏告訴了他母親。第二天他上學，便也帶了一個紅的肚兜，羞澀地跨進了校門。幾個孩子正在庭前指天劃地的講話。

「啊，真的王彥也帶了紅肚兜了！」吳明拍着一隻小手，提高了聲音喊了；別的孩子們一齊都注目王彥，他只悶聲不發地站在傍邊。

吳明向着孩子們把嘴吧囁了一囁，又做了一個眼角；他們一個個的跑到王彥的前面，將他帶的紅肚兜扯了一下；他憤憤地說道：

「別胡鬧罷！」

「油瓶！誰同你胡鬧呢。」他們同聲的罵他，他又沒有話了。

（註：寡婦再嫁時帶前夫所生的兒子到後夫家去就叫做油

瓶）

靜默了一回，吳明釘了他一眼；裝做正經地向着孩子們說：

「我們唱歌罷，……一……二……三。」吳明又做手勢。

「油瓶碎！」孩子們趾高氣揚地應了吳明的記號喊了；這樣喊了四五次，王彥低倒頭知道是說他，雖然暗裏恨吳明，但是不敢放在面上。

「有一個孩子，他有兩位爹爹；呀！呀！呀！呀！」吳明抬起頭向天喊了，又把他自己眼兒掩住。

「呀！呀！呀！兩位爹爹。」孩子們又同聲唱了，向着王彥做攤眼皮；王彥還是低倒頭忍耐着。

「王彥的爹是吃耶穌教的。」一個孩子突然提出來告訴吳明這樣說。

「呸！耶穌教裏的人捉了小孩子，殺掉了煎藥的。」吳明咬住

齒兒慌張地說了；孩子們聽了都有點抖顫。

「這還了得！王彥的爹爹也殺小孩子嗎？」一個孩子問道。

「那會不殺呢，王彥的爹爹早晚要給官捉去哩！那時王彥也要給官殺掉了。」吳明偷看着王彥，故意這樣說；王彥忍不住了，便號啕大哭；走出校門一路回去。吳明和孩子們望着他，還拾起小的瓦礫擲他。

過了一星期逢到作文課了，王彥從抽屜裏翻出一本作文簿來；沒有膽寫的幾頁上，都塗着「油瓶」二個字。他認了筆跡料定是吳明寫的；一肚子的怨氣，把他小小的心核漲了起來；臉兒飛紅了。他想告訴先生。先生把題目寫出了；在課桌的周轉踱來踱去，他的眼兒，便跟着先生的方向也來來去去個不住；他想立起來告訴，但是他的一雙足沈重地好像有誰拌住他；他打量了一回，覺得告訴了

後，吳明總是同伴多，便要報復的，反而不合算；一鼓勇氣終於打消了。時間到了，先生在教壇上數卷子呢。

「王彥，你的卷子爲什麼不繳來？」先生問他說，他立刻想把真情告訴出來；但是吳明和別的孩子們都望着他。喃喃地私語；他的臉兒紅漲得更利害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你做不出來嗎？你這不用功的孩子！」先生又對他說，他心兒上勃勃地跳着，不由滾下了幾點眼淚；吳明更得意的望着他又對同伴做眼角。

「下次不能這樣了，這回恕你，快去用功罷！」先生看他可憐淚人兒似的，寬恕了他。鈴聲響了，先生退出教室；他纔舉起右手用衣袖拭他的眼淚；益發忍不住了。呼吸也急促起來，幾乎要伏在地上了。吳明和他的同伴早已逃到休息室去。

有一天清早，吳明和兩三個孩子到學校裏，先生還沒有到；教員室緊鎖着兩扇黑漆的門。吳明顛起足跟，擰在玻璃窗上探了一探；別個孩子在門上推了一推。

「啊，今天有數學的。」推門的孩子驚惶地說了。

「我還是算不出來，最討厭是李先生的數學課。」吳明接着說了，獨自走到教室裏，在教壇上尋到半枝粉筆，又回到教員室的門前，他用了粉筆在黑漆的門上寫了「李先生吃糞」五個字。

「我們去罷，大家不要說穿。」吳明拉了同伴說了幾遍。便一同走出校門去了。

過了一歇，吳明又同幾個孩子到校裏；王彥一個人靠在教室的走廊裏。他們在庭前拾了些碗片，在那裏括木犀樹的皮兒；忽然聽得皮鞋的聲音，在走廊裏來了；他們吃了一驚，把碗片望衣袋裏一

塞。

「李先生來了！」吳明低低的說，果然李先生經過了走廊，沿着教室前的階石，向教員室去了。

「你們都進到這裏來，我有話問你們。」李先回到庭前，向孩子們說了；孩子們跟他到教員室的前面。

「這是誰寫的？」李先生指着門上幾個白字盤問他們。

「我們不知道。」孩子們同聲回答了，李先生睜出猛狠狠的眼睛，望着他們一個一個。

「今天最先到的是誰？」李先生又問道。

「我來的時候，王彥已到了。」吳時這樣說，別的孩子也一個個的照樣說了。王彥知道禍根遷到他的身上了，在抖顫着；一聲也沒回答。

「是你寫的罷！」李先生向王彥點點頭說。

「不……不是我……寫的。」王彥連舌子都顫了，勉強回答；別的孩子們都發笑着。李先生從懷裏摸出鑰匙，開了門鎖，拉着王彥推了進去。王彥面色青灰，毫無氣力的站在先生的傍邊。李先生拿了戒尺，把他的左手打了十板，又把他的右手打了十板。吳明和別的孩子都在玻璃窗外偷望着；吳明尤其顯出得意的神氣來。

王彥回到家裏，好像患了重病，肢體不由得痙攣起來；他想到學校裏的先生同學們，好像都是些夜叉，張開着嘴吧簡直要把他吞下。父親教他上學時，他扭緊了身子比尋死還要害怕了。後來他將一切的情由，告訴了他父親。他的父親是一個糖果的小販，現下發了些小財；社會上因他操業低賤，所以都要欺侮他的。他早已信了基督教，此刻他也沒有別的法子，便和一位牧師商量了一下；把王

彥送到上海教會辦的一個學校去讀書了。

不久，吳明也轉到城裏的縣立高等小學校去了。

下

吳明在上海英國人的一個公會裏，當文牘員半年多了。這裏正文牘長是英國人，副文牘長是吳明的中學校的老同學；所以辦事也很稱心。近來吳明的老同學，英國人很信用他，不久就要昇遷到別處去辦事了。他臨走的時候，曾經對正文牘長說過，將吳明的位置維持下去。

一天的下午，吳明聽得新任的副文牘長到會了；吳明便整了衣冠，到辦公室去見他。推進門去一看時，他纔是十年前小學校裏的同學王彥。吳明立刻想退出來，但是已跨了進去，只得不安地向他行了一禮。

「啊密司忒吳！你在這裏辦事，那很好，我們不會寂寞了。」王彥態度從容，又穿了新的洋服，儼然英國紳士式的氣度了。他握住吳明的手，這樣親暱地說。

「密司忒王，以後總得你指教纔是！」吳明審慎了許久，回答了這句話；臉兒微微的紅漲了，心裏刺刺似的不好意思。

「那裏的話！我們是老同學。」王彥更親切的說，可是吳明總覺得他的話雖是溫柔，而帶着許多鋒鏗似的；益發不安了。以後他們倆談了些別的話，各歸辦事室去了。

辦了兩個多月事，吳明覺得王彥雖是對她親暱而和善；他自己當着王彥的面，總像一個死了的河豚，也找不出應酬的話來敷衍。他並不恨他，也並不感激他；只是對着他，心裏便發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氣韻把自己的感官都失掉了。

一個晚上，他在寢室裏正是納悶；王彥推進門來，拿着他白天裏所擬的一張公文稿，對他說：

「密司忒吳！你這裏用的一個 Cost 差了；應該用 Expense 的。這二個字好像同意義的，其實也有分別的呢！你以為怎樣？」

「那我重複看一遍後再說。」

「請你改正後，我便交結正文牘長去。」王彥說着去了，他將所擬的公文稿讀了幾遍，並沒什麼壞。他雖是曉得王彥是教會學校裏出身的，英文比他強；就想照他的話改正但是他又讀了幾遍也覺得沒有什麼重大的關係；這些小地方他還疾心王彥有意吹毛求疵。就算差了，甯使差去；他心裏不願意王彥來指出他的差處，更不願意照王彥的話改去；於是他仍然把原稿交給了王彥。

王彥得到這張原稿後，又讀了一遍那一個 Cost 沒有改正；他想

自己看差了，再讀過一遍，總覺得不很妥當；就此交給正文牘長未免有點不鄭重；他想大約吳明還沒看出差處，沒有改的；終於他把這個字改正，又爲吳明重謄過一遍，交給正文牘長去了。

過了幾天吳明患了病了，王彥時時去望他；最後王彥勸他進醫院，他不信任王彥的話依舊耐着病體去辦事。王彥又勸他休息，他更恨了！以爲王彥或者因的他病而故意教他荒廢職業；乘此可以告訴正文牘長；吳明不忠於職務的話；但病一天重一天了，辦事都勉強不來。王彥看他可憐，終於爲了他雇了一輛馬車，送他到王彥的朋友任院長的一個醫院裏。他心裏果然不願意去，但也沒法；臨去的時候他還託王彥，提出他所管一部分公文，每天教人送到醫院去。

王彥看他這樣熱心職務，病裏還要辦事情，更是同情了。每天

所有的事情，王彥抽出時間代他辦完結了，不使人拿去擾他的病體。他進醫院有一星期了。一天王彥去看他；王彥推進病室，看他那般枯樵的神氣，料不會立刻起牀；暗暗地爲他憂慮。

「密司忒王！我請你把我所管的公文教僕人送來；你爲甚不應許呢？」吳明開頭便問。

「啊！你須靜養，不必掛念職務上的事情；你名下所辦的事，我已爲你代辦了；你安心靜養罷。」

「不，我自己要辦的；無論如何你教人送來纔是。」

「何必呢！密司忒吳，我還有空閒的時間，爲你辦了可不是一樣的嗎？你儘管放心罷。」

「我所辦的事總須自己經手的；所以你要讓許我罷！」他似乎更堅決了，王彥以爲他的性情固執；百般的婉勸他也不中用，後來

胡亂應許了，便辭了回去。

吳明很不自然的射出一線憤懣的眼光，送了王彥出去；他益痛恨王彥，以爲王彥有意騙他；縱或恐怕把他的公事攔起了，爲他代幹，免不得要故意弄差使，正文牘長因此把他的職務辭掉了！他靠在病牀上，兩眼看着雪白的帳子；愈想愈難受，好像有數十枝針，密密的刺在他的心窠裏。他恨不得立刻到辦公室，把幾天的公事去辦好；即使王彥爲他代辦了，他也恨不得立刻去審查一下。這樣想去，他埋在被窩裏半身，轉側地亂翻，幾乎把一架鐵牀要扭斷了。

靜了一回，他又想到前次爲了 *Cost* 與 *Expense* 一個字；沒有改正交去的，如今正文牘長也沒有話。這是顯然王彥處處懷着鬼胎似的尋他的短處。他更想到王彥位置比他高，薪俸比他厚，覺得自己在別人家的指導之下，不由得悲感重重的壓在他的胸上；呼吸萬分

的急促了。

「吳先生，請你嘗藥！」一個看護婦拿了一瓶藥水，推進門來站在他的牀前說。

「什麼藥？」他吞吐地說。

「這是昨天院長給你診過後，照他方紙上配的藥。」看護婦站在桌子的傍邊，一頭斟出藥水一頭說。

「你嘗呢，吳先生！」看護婦端了杯子給他。

「我不要嘗這種藥。」他搖搖手說。

「那末你要嘗什麼藥？」

「什麼都不要。」

「吳先生那是不行的，你嘗過這些藥，你的病就會好呢！」

「不但不會好，我嘗了這種藥要死的！」他說到此地，看護婦

暗裏發笑，以爲他神經昏亂，便把藥杯放在桌上開門去了。

吳明伸出手來，拿了藥看了一下；又望桌上一頓。他自言自語地說：「院長的藥這決不是好東西！我不要嘗，我什麼都明白的。院長和王彥是朋友，所以王彥要教我到這裏來；哼！真料不到王彥這個人，他要殺我！他一定和院長商量過，用猛烈的藥來殺我。用這樣法子來殺我，他不會有罪名了；他多麼利害！我決不會中他的毒計。」

他愈想愈奇了，此後看護婦端上來的牛乳，牛肉，水果等類；也不敢嘗了；無論一點小東西，好像都藏有殺人的能力。意外的恐怖，包圍着他，他的病不見得好，住在這個醫院更不安了。後來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朋友，轉了別的一個醫院，他纔稍稍稱心了。

不久吳明的病好了，仍然到公會裏辦事；他差不多有一個月不

到會了，一切的事情，都是王彥爲他代理。這一個月的俸給，王彥依舊送了給他；他把這筆款項分償醫院去，先前的醫院因爲是王彥介紹的，院長免了他的費；仍把這些費用送還了他。

近來他的病雖是好了，可是神經還不很清楚，辦事往往有差誤的地方；王彥總是幫助他，他總不願意王彥的幫助。有一天他失去了一張一千元的銀行匯票；他記得沒有交給會計部；在辦事室中找了一下，又在寢室中找了一下；無論如何小的地方也找過終沒有得到。又問了會計部，也說沒有交來；他更加着急了，辦事室與寢室中，把一切東西都翻倒了，仍然不見。過了二天，毫無影跡；王彥聽得這個消息，到他的寢室去望他；他正是坐在牀口上嗚咽地啜泣。

「密司忒吳！你不要這樣，漫漫地總會尋到的。」王彥安慰他。

說。

「這還了得，明天就交付的。」

「你還仔細尋一下才是！」

「我什麼地方也翻過了！」他更哭得利害了。

「不妨事的，明天我到正文牘長處爲你担保；你尋得後交出，尋不出來再想法子；此刻雖是着急也沒有用的。」

吳明默不發聲，祇是哭泣；王彥又譬解了一番。

第二天到了，他也不請王彥去担保；恐怕王彥在正文牘長前說了壞話，反把這事弄糟。他沒有法子了，便獨自去告訴了正文牘長。正文牘長是一位板方的外國人，聽得他的話便不信任他；說他不細心！定要他賠償，否則也要削去他的職務；他百般的請求，他終於不應許他；沒有商量的餘地了，他纔退了出來。

他氣悶悶地回到寢室，想到那兩個條件！那有一千元去賠償，他想祇好休了職務罷。這時王彥從正文牘長處也聽得了，忙的趕到吳明的寢室，他正在整理他的行李。

「密司忒吳，我對你說我可以担保的！你一個人去說，那便糟了。」王彥真誠地對他說。

「事情橫豎到這樣田地了，我不願人家担保。」

「但是還有挽回的可能，我這裏尚有一千元，可以借給你；你去賠償罷！我這筆款你將來餘裕後還我也好。」王彥說了，從衣袋裏摸出一把抄票遞給他。

「不必！不必！這筆款你自己收好罷；我本來不願在此地辦事，我決計不要你幫助。」他搖搖手也不接受他的鈔票，一口拒絕了他；王彥以爲他的脾氣古怪，也就罷了。

過了一天，吳明的東西都搬出了；祇有一輛黃包車等着吳明坐上；王彥一路送出吳明，順便問他：

「密司忒吳，那末你前途有了事情嗎？」

「沒有地方去，祇好餓死！」他像帶着譏諷的神氣說。

「這樣我可以介紹你到工部局去辦事，你願意好？」

「我不願意去，並且不願意你來介紹我；我情願餓死的。其實你不必親近我顧恤我；我不歡喜你的親近，你的顧恤！你盡量的報復，我是早已預備你報復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密司忒吳！你對我有甚麼仇怨嗎？以前的
一切我都忘了。」

「我還沒忘記，你怎會忘却的？不必說了，再見罷！」到了大門的階段前了，吳明堅決地說後，坐上黃包車去了。

王彥悵惘地望他的車，出了甬道，便也沒精打采地回到自己的室中。他靠在沙發上閉了眼兒，用全副的精神，想去解釋這場疑劇。但地總想不出什麼來，只隱隱地覺得有一層不透明的物體，介在他們倆二人之間。

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初稿於白山

水汪汪的眼

第一部 初戀

還一年的夏天，夕陽紅得像鮮血般的在地平線上流淌。何本從一個小鎮的市梢出來，急急忙忙地向那不遠的村子走去。他是一個九歲的孩子，在這暑假中天天出外頑耍，好像野馬出了籠子似的；他的父母也漫不管他，任他所作所爲的。他走近這村子了，於是沿着田陌，繞到村子的後面。這裏一片草原上，一個和他年紀相傲的農家女兒，看守住一頭縣羊，口裏在唱歌；何本在她的背後輕輕的走上，她沒有覺察，何本將她的辮兒拉了一拉。

「是誰？」她回轉頭來，「你嚇死我了。噫，噫，我要告訴媽媽的。」她舉起右手，掩住眼兒裝做哭的樣子。

「毛太，毛大，你別要哭！你哭我不和你要好了。」何本說了，心裏有點驚慌；他像石像似的動也不動，凝視着她。過了一歇，她放下了手，嘻嘻地笑了；他才放心，便一同坐在草地上說話。毛大對他說：

「何本，你總是騙我的！你說有個痧藥瓶送給我，你帶來了沒有？」

「我帶來了。」

「放在那兒呢？」

「在我的袋裏。」

「那末你送給我呀！」

「不，在這兒不送你，到一處地方去送你。」

「那一處地方呢？」

「那邊竹園裏。」

「那末教我的羊怎樣呢？」

「我先去等在竹園裏，你把你的羊牽了回去，馬上就來。」

「……………」

毛大起身，把她的羊牽走了；何本跟她進一個村子的後門。

天光漸漸地暗了，在幾間破屋的後面，一處叢竹插滿的林中，颯颯地搖出涼快的晚風。何本一個人，偷耽耽地穿着林子進去，找到一處亂柴堆；他就躺下，二足靠在二株竹上，口裏咻……咻地叫着。一忽兒毛大來了，走近何本，他就拉着她說：

「你也坐下罷！」

她靠近何本的左邊坐下，和他睡的姿态側對着，她微笑地問他

「你允許給我的那個痧藥瓶呢？」

「因為你不和我要好，我不送給你了！」

「我和你要好的。」

「那末你和我一同睡在這裏。」

——她便並着他的肩兒睡下，於是何本從袋裏摸出一個方的小瓶授給她；她把這小瓶兩手捧到眼前，借了日光已盡的餘輝，注視了一下；好像得了什麼奇珍似的撫弄着。這時何本抱住他許久許久了。

「毛大，你爲什麼還穿的開襠褲呢？」

「呀，呀，你別要摸我呢！人家怕癢的。」

「你癢不關我的。」

「呀，呀，我要喊了。」

「好了，好了，」

「你還不放手嗎？」

天光更加黑了，遠遠地有種聲音在喊着：

「阿毛大！阿毛大！」他們倆嚇得一聲也不做，靜靜地聽着；毛大推了何本的肩兒說：

「媽媽在喊我了，我要回去呢。」

「我也要回去了，門口有狗的，你送我到門外罷。」

.....

隔了兩三天，何本在街頭又遇見毛大了。她提了一個筐子回去，何本跟在她的後面，漸漸離去市街。這是一個下午，太陽熱烈地曬在他們倆的身上汗流滿面；他把右手的衣袖，一面揩汗，一面問她說：

「你們那邊的田間，有白娘瓜嗎？」

「有的。」

「那也有像買來的甜嗎？」

「比買來的還甜呢。」

「我們同去採罷？」

「不，要被人家罵的。」

「不要被人家知道就是了。」

毛大走近自己的村子了，就不作聲響；何本有點着急，便低低

地問她：

「你不和我一處去嗎？」

「我要把筐子放到家裏去呢，」

「那末我等在這兒。」

「是的。」

何本找到一處有樹蔭的，靠在籬笆上發呆，他看她從側門裏出來，站住了轉了一個身子，像在找尋他。

「在這裏！」何本說了，毛大便走近他；指着向西北的一條田陌上走去，不多時光，他們倆站住了，毛大慚着他說：

「這裏王家伯伯的瓜田，定會有好東西呢！」說了指着不遠的瓜棚給他看。

「去採罷！」他說了拉着毛大跨到田間，毛大還瑟縮地向四面望了一望。繞一同走進；到了瓜棚的旁邊，便一同蹲下去採拾。

他們倆的衣襟裏，兜滿了白娘瓜，露出驚慌的樣子，踏上了一條小路，向着不遠的別一個村子走去；踉蹌踉蹌地背後像有追襲他們，他們也不敢回視。

村子的近旁，有許多成蔭的大樹；把銀矢似的陽光遮蓋住了。涼風吹到左面的一片河溝裏，清潯的水兒在微笑。他們就在這河邊歇息，把白娘瓜堆在草地上；何本選揀了二個，走下河灘洗淨了；下，用一雙手捧住，大嚼了一陣。毛大也照他這們辦了，一忽兒，八九個白娘瓜都到他們倆的肚子裏了。

何本脫去了一雙鞋兒，赤着足，坐在河灘上；二足升到水裏，攪個不住；毛大站在他的旁邊呆望着。

「喂！毛大，我們忽一個冷水浴罷？」

「那是不行的，要沈死在河裏的呢。」

「沒有這種事的，你看這裏很淺，我一雙足升下去，就有泥漿泛上來。」

「你不怕落水鬼嗎？」

「這裏沒有的，有了落水鬼牠會變一雙紅鞋，或是一朵鮮花浮在河面的。你看這裏沒有這種東西。」他說完了，就把他的上衣下衣一齊解掉，跨下河去；他托出一雙小小的腕臂，像翅膀似泳上去，於是河水浸到他的頸項；他得意地對她說：

「毛大你也來嗎？」

「不，不！」她站在河灘上，發出一種驚奇的神情觀望他；又像替他耽憂，時時發着寒顫。過了一歇，他泳回到河灘來，「喔」的一聲，他一滑足半身橫在泥土上，半身浸在水裏。毛大忙的用了全力拉他的手，纔上到灘來；一個赤裸裸的身子，背上和臂兒上腰裏，都塗着泥土了；他不由得呱呱地哭起來了。

「教你不要下河去，你偏不聽！」毛大帶着怨聲羞澀地說了，便解去自己污穢的一襲上衣，把他的泥塗處揩拭乾淨；又柔順地將

何本的下衣，交給他穿上；而且替穿上那件上衣。於是她赤露了上身，揀着自己污穢的上衣，催促他回去。

這時陽光也變得很微弱，和他們倆同樣顯出孱弱的神氣。

第二天早上，何本牽了他的母親的衣角，站在大門前，候那副糖糕担。那些上市的人們，過了不少，却瞧不見一個賣糖糕的。有一個中年的農人，提了菜筐，漫漫兒走近他們了；他先和何本的母親招呼了一聲，然後從筐中拿出二塊糖糕，含笑地送給何本。

「小弟弟，昨天你在潏冷水浴，這是勸不得的，下次別要這們做！」他把糖糕送給後，勸告他這樣說。

「真的嗎，在那兒？」他的母親發出驚問。

「我的阿毛大的衣服，弄得一身污泥；但是，師母他不懂事的，不要去責備他。」他說了便辭別他們回去，這人就是毛大的父親。

李正常，他歷年替何本家裏做工時，總帶着毛大到何本家去吃飯的；他們二家是很熟很熟的賓主了。

自從這一次，何本被李正常揭破了罪狀後，他的母親便天天看管他；不許他一個人出門，他像犯了什麼大的罪過，和住在監禁裏一樣。

第二部 不可思議的魔術

何本從小學校卒業後，考進了中學；他離去家鄉，寄宿到上海快有五年了。今年他長到十六歲了，混在這個煩熱的虛榮之市裏，也不覺得甚麼有異。有時他隨着同學們在幾個著名的女學校前，徘徊不已；但他的心中還忘不掉毛大。

他想到近二三年來，暑假回去，偶然看見毛大，也一年長大一年了；就是在中途遇見，二人都含着羞澀的神氣，像路人似的不招

呼了；李正常雖是還來做工，可是不帶她來吃飯了。

他又忘不掉的，遇見她時，她總不敢正視；而一雙水汪汪的眼兒，流轉得非常神祕，使他的心情也流蕩不息。她的一雙水汪的眼兒，套上了一副橢圓形的面架；如果加以美麗的裝飾，穿了貴重的衣服，也是一個繁華場中的尤物，何致委在蓬蒿之間呢。

春天張着牠的催眠的羅網，處處使人疲憊，無力；他對於學校裏的功課，寞不關心，鎮天的發些無謂的空想。

有一天，他和幾位同學，在四馬路的一帶書店裏閑逛；他們買了許多新出的雜誌小說，何本也無意之間買了一冊「祕術一百種」這一天是星期日，他回到學校的宿舍裏，坐在床上把那本「祕術一百種」翻看。

他突然注意在目錄上的一條：「夢中與所思人相會」。於是他

認了頁數，平心靜氣地躺下去，隨後翻到這一頁上，這裏說：

「用四方的白紙一方，將天竹枝的根，和自己剪下的頭髮，包攏來藏在枕邊；不使別人和道，夜間就會與所思人在夢中相會。」

他看了這一段話，便反覆沈思；他以為這個方法並不萬難的，心中躍躍欲試了。於是他乘着他們晚飯的時候，一個人到校長室前面的花壇上，掘了些天竹枝的根；忙的歸到寄宿舍，照書上的一個方法弄妥了。他雖是犧牲了一頓晚飯，覺得毫沒有損失的樣子。

他心裏懷着一種歡喜，又躁急，又不安，弄得坐也不好，立也不好；甚至像手足無措的樣子。睡眠的鍾聲響了，他纔安閒，好像解去了一件重大的心事；他忙的攤了被褥，垂下帳子；他在帳中還注意同室的人覬覦他沒有？像是帳中藏了一件無價的奇珍。燈光熄了以後，他稍稍清淨一點，輕輕的在枕邊探索一下，那個紙包沒

有逃去。於是他的頭擱在枕上，動也不動，心裏一刻不停的默念着：「今夜夢中與毛大相會！」念了又念，念了又念，差不多快念過五更了。

這時他覺得有些疲倦了，更朦朧地睡去。忽然他好像在故鄉的一處廟宇的廣場上玩，看見毛大在前面走過，他忙的喊她：

「毛大，毛大！」

「哦，你幾時回來的？」她回轉身來走近他。

「前天回來的。」

.....

他覺得毛大一點沒有變更，還是五六年前的樣子；於是他拉了她的手，進到一所高大的殿堂裏；又走到裏天井，進一間藏柴稿的小屋子；他們倆坐在柴稿上，發見了許吃的東西：什麼餅乾呀，蜜

糕呀，什麼水梨呀，蘋果呀，堆了一大堆。他們倆歡喜極了，不管是誰的東西，拿來任意大嚼。

這時他的一雙眼兒，紅赤赤的癡望着毛大；顯露出一種性的饑餓，生理上的機能也突然奮發了。他一看對面的毛大，眉兒眼兒什麼多美；她像會到何本的意思，也露出種種的媚態，於是他像奔牛似的撲上去。……嘯的一聲，把他驚醒了，他依舊在寄宿舍裏；日光浸到窗上了，他忙的換了衣服起身。

他到洗漱處去，幾個同寢室的人，正在談論他昨夜怎樣夢囈，怎樣呼喊。他像負了重病似的，沒有氣力和他們爭論；心裏只是藏着一個祕密，始終驚異那本祕術書上的神奇。

以後他的早熟的心情中，生起了一種無名的煩悶，把他的胸次圓滿地佔據住了；他昏昏然中酒般的不能自主，他的纖細的神經，

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第三部 死與熱病

何本在上海的一個中學裏畢業後，他又考取了北京的N大學。在北京混過了五年，好像昨天的事。他年在N大學畢業了，他的年紀也長到二十一歲了。自從他到北京去後，這回暑假畢業回來，算是第一次歸到故鄉。

天氣煩熱，他也不想往外，低是在家中看書消遣；就是親戚朋友們來問候他，他也覺得乏味極了。他雖是二十一歲的年青人，但是幾年來經過都會的豪華，一切希望盡付烏有了；回想起來祇有些悲歡離合的薄影，現在的情懷，比中年人都平淡，幾乎成枯寂的老僧了。他覺得在家鄉住在與市聲隔絕的老屋裏，非常稱意呢！

一天下午，他挾了一冊外國文的雜誌；在走廊裏赤着足，靠在

藤椅上休息。歷年替他家裏做工的那位李正常來了，走近他招呼了一聲，手裏提着什麼東西似的，往內室去；一忽兒他回出來，欣欣然問何本說：

「小先生，你纔回來的嗎？」

「是的。」

「多年不見了，你長得這樣大，我聽說你要做官了？」

「那有這樣話。」

「你別瞞我，你小時候我常常抱你買糕餅給你吃的；現今你做了官，你要薦我做一個管門人呢。」

「像我這不懂事的人，那會做官呢！」

「不，你看那方言館出身的人，都做官了；你別客氣。」

.....

「小先生，我聽說你的媽媽選了H鄉桂翰林的小姐，給你定婚了。」

「不，不，……不！」

他一句話答不出來，他的胸中千情萬緒，亂絲般的纏擾着；李正常看他沒有神思，便辭別退下。他稍稍鎮靜了一點，他想到李正常的額上，刻着一條條深刻的皺紋，露出他的勞苦一年年增進的特徵；不由得起了深的同情。他的話多少帶些應酬味，然而對於何本的熱愛，期望，一種純朴而深厚的高誼，使何本感激無地了。

這幾天來，何本每天聽得像李正常那樣的話；尤其今天他起了一種特異的感情，自言自語的說：

「忠厚的長者們喲！像我這樣一件廢棄的東西，不配你們的厚愛，也不配你們的期望。啊，啊，我恨不得把十年來的無聊，放浪

，盡情的告訴了你們，你們定會拍案大呼，把我罵得鮮血淋漓。然而我那有勇氣來告訴你們，驚動你們純樸的精神；使你們爲我抱着失望，憤恨，不平，憐惜。我也沒有這個忍心，你們也不要掛記我這無益於你們，也無益於世的破東西喲。」

他說完了，又想到訂婚的話，立刻聯想起，那位李正常的女兒毛大好像站在他的前面，一雙水汪汪的眼兒，對他凝望着；他昏醉得不成樣子，像是渾身汨沒在她的一雙水汪汪的眼兒裏了。拍的一聲，他手裏拿的一本外國雜誌落下了，驚醒了他的一剎那間的迷幻；他覺得仍是一個人坐在藤椅上。

這時他的母親移了一個櫬子來，坐在他近旁；他裝做沒有事的樣子接待她，她是一位中年的仁慈婦人，對他望了一望，心裏覺得異常歡喜；便問他說：

「本本，你身體舒服嗎？」

「我覺得回來了很好。」

「一個人第一件幸福，是沒有毛病。」

「是呀！」

「你回來的半個月以前，這裏時疫毛病流行得很利害。」

「沒有人家遭難嗎？」

「有的，鄰近的王伯章也死了，張師父也死了；西村的楊阿二也死了；就是剛纔來的李正常的女兒也死了。」

「那個女兒也死了嗎？」他問這裏，非常緊張，像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

「是的，也是死在時疫裏的。」她的母親說完了，就有僕人來喊他們去晚飯，把這個談話折斷了。

他一個人，睡在一間空曠的寢室裏，明月照在對床的紙窗上，銀灰色的，慘白色的，好像幻了一雙水汪汪的眼兒對他瞭望。窗外的夏蟲聲，唧唧地，嘒嘒地，好像幽魂的哭泣。他想到死去了的毛大，不由得悲感並來。

「唉，你這活潑潑的處女，瞑目長眠了！你這無罪的處女，竟會瞑目長眠了！啊，啊，舉世都是行尸走肉們，扮出了男女老少，熱鬧地演那怪醜的喜劇。天啊！天啊！你還留着我做旁觀者嗎？可是我看厭了，聽厭了；你快來引導我到所愛的人前。……」他默默地自語了一回，左右轉側，通夜沒有睡覺。

第二天清早，他穿了衣服，一直踱到門外，沿着市梢西往；走了二百步的光景，西村——毛大的村子湧在他的眼前了。他十年前時時和她在這條路上來往的；道路沒有改變，他的伴侶已成陳死人

了。他站在路傍神經遲鈍，忘記到這兒來幹什麼事了。離他不遠有兩三處新封土的墳墓，送到他的眼前；他纔想到來找一個毛大的墳墓。他想：這兩三處的新墳，不知道那一個是毛大的，滿貯着一腔眼淚，灑到何處？他忍不住了，一滴一滴的落下來，順了風兒，低低的說道：

「像你那樣的人會死嗎？真是天道逆行，無所忌憚，怎不令人切齒痛恨呢！」

「你死了，我纔覺得有許多對不起你的地方；我在這裏對你懺悔罷。我自從離去故鄉，起初幾年我還把你的影兒藏在心坎裏；刻刻不忘；後來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漸漸的淡下去了。我在一個大都會裏，一時被妖豔的婦人戲弄玩狎的時候，你定在空房哭泣。啊，我還有怎樣的面目來見你呢？」

「如果我不離去故鄉，不進學校，我想我現在也是一個少年農人；我娶了你，何等美滿，何等甜蜜，你也不會死，我也不會漂流到這樣田地。啊，學問有何用？徒然擴大了人的空虛的奢望，把一切美好機緣投在枯井裏了。

「求你饒恕我罷！求你饒恕我罷！……」他說到這裏，有幾個上市的人，在這路上經過。他止住了聲息，欠伸了一回，裝做深呼吸的樣子；村子的矮屋濃蔭，背後襯託着一片無涯的山野，一絲絲的田陌網羅般的呈在他的眼前；他喝了一服自然的清涼劑，似乎清醒了一大半。遠處一個年青的女人，慢慢地走來；穿的素色的上衣，烏黑的裙子；她一雙圓活的眼兒，上下莫定，時時注望他；走近了他，便低倒頭看在她自己一雙高高的乳房上，害羞地繞道過去，進這村子的前門。他呆呆的目送她進去，至於不見；他發着寒顫

，又是自言自語的說：

「依舊一雙水汪汪的眼兒！……她是毛大……是了，她沒有死……她明明死了，除非……除非我見鬼了……不，不，白天裏那會……」他斷斷續續地說了一番，交着二腕抱住什麼東西似的，一雙脚也笨重不靈；他心裏起了一層無名的恐怖，鼓出殘餘的勇氣，走回家去。

他的母親正是候在門外，教他去吃早飯；看見他這副神情，有點奇異，便問他：

「老清早你到什麼地方去的？」

「我去散步的。」

「你覺得冷嗎？」

「不，不，我今天見鬼了！那個李正常的毛大，在我面前走過

。」

「那裏是鬼呢？」

「你昨天說她死了。」

「不，毛大沒有死，毛大的妹子死了。」

「她沒有妹子的罷？」

「你出門了多年，當然不知道她有妹子的；毛大今年春天出嫁的，她的妹子也有六歲了，恐怕你完全不知道呢。」

「是嗎，是嗎。」

他聽得這番話，心裏放寬了一些；但是神經麻木，祇是發出不自然的乾笑聲。一忽兒全身的血液，都聚在他的腦髓裏，一步緊一步的震蕩着；他的眼前暗了。

當夜他發了熱病，直挺挺的躺在床上；閉了眼兒，任那急促的

呼吸，安排他的腹部運動。他的深紅的嘴唇，半開半閉地時時顫動着。在這模模糊糊的燈光裏，他只見眼前，周圍，充滿了無數的小的大的水汪汪的眼兒；那些水汪汪的眼兒，又像變變地飛來飛去，無孔不入。他在靜候着這一場妖異的究竟。

十二年八月稿

少年宣教師的祕密

一條寬廣而幽閒的街道，靜默地躺在都會的邊鄙。兩旁法蘭西梧桐整天的看守着。春寒還沒消盡，幾位外國女子穿了龐大的斗篷，在那兒散步。梧桐的綠葉裏，襯出紅磚的樓廈；空氣中尤其蕩着一種 Exotic 的情調。

少年某君在這大路上，逆着風兒走去；他把春衣的領圍住了頸項，左手插在袋裏，右手拿了一枝手杖；一揚一揚的過去。到了一家門前，門前張着藍白相間的方塊旗幟，他站住了；他認清了門牌的號數，點一點頭；忽而又皺着眉兒，沉吟了一忽。終於他默默地踱進門去了。

這一處住宅，今天M洋行經理拍賣。某君隨手拿了一份目錄，

翻了一遍。他走進客室，望着許多的什器發呆；隨後他坐在右旁的沙發上。

——噢……

他惘然地發了一聲，想和旁邊的人說話，可是沒有有人在旁邊。他轉過頭來，一個外國人正在走進門來，他不由得吃了一驚。於是他張望着一個個中國的外國的什器，發出驚異的呼吸。又有二個中國人進來了，他纔走出客室，轉進一間書室。室中有二座精緻的書櫥，他無意識地撫摸了一下。寫字桌上放着四五札舊書。一半是中國的小說書類，一半是外國書。他把幾札外國書在背脊上認了書名，抬起頭兒又在深思了。這時別一座書桌上的一件打字機，好像在招他；他忙的挨身過去，嘍嗒嘍嗒地把打字機打了幾下。

—— Dear

機上現出這一個字來，他裝做近視眼似的，靠近望下，心裏起了一種奇特的快感；像這個字是他久已闊別的老友，今天會見了。但是他立刻乏味起來，坐在近旁的椅子上，把他的手杖，在地板上劃出許多貓呀，狗呀，中國字，外國字。

客人又來了，他起身到旁的一室，沿着樓梯走上第二層。他翻了目錄一看，這裏是三間寢室。他走進第一間，一切陳設，中西參酌得非常優美；他靠在門柱上一件一件認得很精細。回出來到第二間，完全西式的陳列；他又上上下下望了一下，對着每件東西發出精深的鑑別力。又進第三間，這裏的裝飾都是中國的上等品物，一切木器都是紅木的；帳簾也是綢緞製的。他略略望了一望便退出來。又進第一間，順次進第二間第三間重複了一遍，又退出來進第一間。他在這三間寢室裏不住的穿來穿去，又像作比較的觀察，又像

在尋覓東西。門外的役人，注視他的那種神情在發笑。

樓梯上的足音，止住了他的奇異的行動；他便鬼鬼祟祟地上第三層了。他把目錄塞在袋裏，走上後面的露臺；兩手攔在欄干上望下，一條靜寂的小街，他的眼兒迅速地東向西向，像有一個行人在下面。默默地又回過頭來，摸出目錄一看，這裏有一間儲藏室和一間寢室。他走到儲藏室的門外一望，那些零星的不整齊的什器，橫顛豎倒，一點沒有吸引他注意的能力；於是她走進一間寢室了。

室中牀架桌椅等等，位置得非常有規則；但是帳褥和一切零星的物件，都沒有了。不比別的寢室中，保存着原來的東西。他抬起頭來，看着二幅畫片的銜鏡，就逼近壁兒，細細的看去；一幅是西洋的風景畫，一幅是一個女子的相片。他對着相片中，穿着洋服的女子——或者混血——的女子，望了半晌；一個外國人走進來，他

纔退到與那相片對面的沙發上坐下，低了頭發空想。

拍賣的時間到了，下面頓時發出一種擾雜的聲音，騰到樓上。這裏一個外國人，忙的下樓去；接着有二個中國人到這裏。他祇管翻開目錄，好像學校裏預備考試似的。認真地看下，一點不注意到他們兩個。一個肥碩的老年人，一個中年人，他們並坐在離他不遠的沙發上閒談。那位老人忽然指着壁上的相片，發了一聲嘆息，對中年人說：

——那是他的小姐，從前何等華貴！何等美好！王孫公子們和她一見以爲榮幸的。身後的一切，祇留這些影子，誰料到的呢！

——你是他的朋友，他的家產究竟有多少？

——誠然不是小數，但是他所有財產，都在南洋；這裏不過全數的十分之二三罷。

——那末這次回到南洋去幹甚麼？

——大概年紀老了，一方面去安排一切；一方面差不多故鄉似的回去散散心罷。

.....

談到這裏老年人便呼呼地睡去。某君聽了他們的話，祇是向着他們周身上下細相了一下，他們也沒有覺得。中年人把右手的指頭，彈在沙發的皮革上，左足按拍踏在地板上，發着調和的聲音。某君望着捲烟的氣焰在發呆，室中全是無聊的氣味占領了。

這樣足足有一小時之久，就有一羣人由樓下湧上來，拍賣輪到這一間了。他立刻把目錄翻開來，注視着[No. 1455 A Portrait]一行。深深的刻了一條指甲痕。這時大家包圍了一個白髯的外國人，聽他指揮拍賣。

某君站在旁邊，只見數不清的中國人外國的頭部中，凸出一個禿頭的外國人，按着目說下。大總衆紛紛地爭應，好像林肯就職說統時的演說。

—— No. 1455 A Portrait (第一四五五號相片)

禿頭外國人說到這裏，僕人用藤鞭指着壁上女子的相片；某君突然闖進人羣中接應下去。

—— One teal (一兩)

別人也連一連二的接應下去。

—— Two teals (二兩)

—— Three teals (三兩)

——

—— Ten teals (十兩)

——

—— Twenty teals (二十兩)

——

—— Fifty teals (五十兩)

——

—— One hundred teals (一百兩)

.....

這張相片的價格，闕到了這個地位；某君忙的從懷中摸出一札鈔票，數了一下；又到壁上那張相片扯下了。而他們爭執價格，還沒停止。終於僕人從他手裏搶下，被別人家買去了。禿頭外國人案着下項喊下。

過了一歇，拍賣停止了。大眾像蜜蜂似的一羣鑽到樓下散去。

一個肥碩的老年人，發見某君躺在地板上，氣息都沒有了。就告訴了僕人，僕人去推他，他殭了似的不能動了；便到下面去喊那位禿頭外國人，一同上樓。他彎轉了腰，注視某君蒼白的臉兒，兩手撫在胸次，直挺挺的躺着。肥碩的老人把先刻的情形告訴了他，祇是繞室舉出輕的足步而行。那位外國人從容地吩咐僕人設法把某君搬到醫院，肥碩的老年人纔默默地下樓去。

*

*

*

*

醫院的一室裏，某君躺在牀上，潔白的被褥裏露出一個灰色的臉兒。看護婦在旁邊的桌上調藥劑。一位醫生和一個禿頭的外國人站在牀前，一聲不發的注視這位將死的某君。

——
噫！她……她……我不能得到她，……連這張相片都不能得到。……

某君張開眼兒，說了這些斷斷續續的話，電燈的光線直逼到他的眼兒裏，他又閉目無言了。醫生輕輕的靠近禿頭外國人的耳邊說：

——他的外衣解去了後，才露出宣教師的服裝。

——他有一種祕密藏在心裏。

禿頭外國人回答了後，皺了眉兒不住的搖頭。

十二年十月二十日稿

百足蟲

一

紀愷在淞滬站下了車，混在人衆裏溜出來；他站住了，無意識地將他的手錶向着壁鐘對照了一下——時間還早——他這樣想。第一去拜望新交的女友邁貞，第二去訪問多年闊別的老同學談甘；這二件使命同時湧上他的心頭，於是他轉身走了。

他懷着幸運似的心裏裝滿了稀有的歡喜；沿着鐵欄柵朝東，盛夏的太陽一步一步的逼着他，他一點不掛在心頭。

——但是不好意思罷！對於她的母親，她的弟弟妹妹們當怎樣應接，使得他們歡迎我常去，倒是一個很難的問題，他想到這裏心中未免蒙了一層稀薄的不安。但他仍然前進，寶山路過了，靶子路

來了。他拋去了剛纔的念頭，沿街張望過去，口口里三個字突然止住了他的足步，他從這條里裏進去，又暗地裏念着：「五十八號，」念了又念終於他找到了。

他站在黑漆的大門前，舉起右手把他的胸次撫了一撫；然後篤篤地敲了銅環，裏面就有人來開門，他便脫了草帽。

「邁貞在家嗎？」他問了一聲，站在天井裏。開門的女孩子一聲不答，忙的逃了進去；接着一個中年婦人出來招呼他到客廳裏坐。他把草帽放在茶几上，又複問一聲：「邁貞在家嗎？」

「她便會來了。」中年婦人說了，吩咐女僕倒茶進紙烟。

他坐下一望，室中的陳設雖是不十分雅緻，却都是紅木的東西，其他的裝飾也很值價的；隱隱約約舊家的一種表號充滿在室中。中年婦人將桌上的信件紅帖子一類的東西，收拾一下拿了進去，對

紀愷說：「請坐，她便會來的。」

紀愷想要回答的時候，邁貞出來了，與紀愷行了一個禮。

「弟弟在哭，他又耍和我纏擾了。」邁貞退下幾步，向着已進內室的中年婦人說了，又回出來向紀愷說：「我想教我的弟弟一同出來見你，他害羞起來了，並且和我纏擾，脾氣真壞。」

「孩子總是這樣的，他幾歲了？」紀愷心裏覺得非常滿足，因為得到了這些意外的談話資料。

「他是六歲。」

「上學了嗎？」

「還沒上學。」

「剛纔一位是你的母親嗎？」

「是的。」

「那我沒有招呼她，真是失禮！」

「不必客氣的，你從吳淞來嗎？」

「自吳淞來的。」

這時邁貞的母親領了她的弟弟靠在屏門柱邊，她的兩個妹妹牽住母親的衣角，在偷看紀愷；女僕端了二杯蘇打水分給紀愷與邁貞。

「弟弟來喝嚀嚀水。」紀愷拿了杯子向她的弟弟說，又做了個手勢給他，她的母親在慫恿他。

「是嗎，這位先生多麼親切，快來給他接一個吻！」邁貞便走近她的弟弟，灣轉腰來教他出來，他低倒頭藏在屏門後不使紀愷看見；二個妹妹在笑他，他更是咕囉地拒絕她，她於是憤憤地說：「好了，不來請教你了，以後你也不要到我跟前叨東西吃罷。」

紀愷默默地看邁貞對她的弟弟，忽而殷勤，忽而憤恨，那種活潑的神情，好像樊籠裏的飛鳥，令人摹擬不來的。他又想到她的輕盈的體格何等動人，宛如依人的小鳥，在落漠的生涯中少不掉這種的伴侶。她的母親領了弟妹們進去，於是他清醒了些，邁貞靠近他下坐。

「你的兩個妹在那個學校裏念書？」

「她們在附近的 C 女學校裏，上學了半年便停止的。」

「爲什麼？」

「我們的父母不很歡喜進學校的，像我起初，中文先生英文先生都請到家裏來教的。」

隨後他們倆談了些平凡的閒話，紀愷便辭別她，她送到他門口說：「我四時後在靜安寺路的號裏，有便請過來玩。」

紀愷在街道上踱過來，又想到這次第一回到邁貞的家裏，一種 *First impression* 很不壞；沒有上過學校的女子，有這樣的個儻，真是出人意料的。前幾次到靜安寺路她的父親開辦的一處棉紗莊裏，她幫助她的父親應接客人，也井井有條；實在她有早濟之才。這時他對於這位前途大有希望的邁貞，又是羨慕又是禱祝；若有人做了她的丈夫何等美滿。這些零星的空想，把他一剎那間的內面生活充實了。

N 旅館裏的一室，桌上滿拋着水菓蘇打水；電風扇迅速地旋轉着，紀愷坐在桌前，翻看繪畫的書籍；他多年闊別的朋友談甘躺在牀上，看新聞紙。祇有電風扇的機聲破這岑寂的下午。談甘本是紀愷小時的同學，在上海時他們倆有種習慣，白天裏一同玩，晚上二個人到旅館裏對床閒談，一連四五天，等到錢沒有了才分途回家。

。有時候紀愷對談甘說：你何不變了一個女子，有時談甘對紀愷也是這樣說。五年前談甘到日本去讀書，紀愷在交涉使署當書記，五年中從來沒有通過一次信，二人的消息大家不知道。這回紀愷接到談甘回國的信，突然想道：我以為他死了，他懷着一鼓熱忱去訪問談甘，談甘也握着他的手說道：我以為你死了！然而二人的歡喜就在這裏跳躍不住的了。

紀愷對着電燈一望，又看了看手錶，懶懶地把書籍掩攏，向談甘說：「我們到外邊去吃晚飯罷，今天看來免不掉做個東道主咧！」

「那何必呢，就在這裏吃一點罷。」談甘在牀上翻了身說：「不，還有一位女朋友，乘此機會教她來談談。」

「是誰？」

「你不認識的。」

「你的朋友屈指可數的，那有不認識的道理。」談甘說了從床上起把兩掌壓在太陽裏想下。

「你不要去想，想也不來的；等她來了自會看見的，那末吃京菜嗎？」

「不，我歡喜吃閩菜。」

「那末到消閒別墅去。」

「好的。」

「快走罷，晚了沒有好房間的。」

「慢一點，有女客我要換衣服的。」

「算了罷，她未必就歡喜你。」

「那裏的話。」談甘感到些說不出的興奮，就把香港布的下裝

換了白畢幾的。結了領帶，套上了法蘭絨的上裝，戴了草帽；對着衣鏡相了一歇，便跟着紀愷動身下樓去。

請客票發到靜安寺路去了，他們倆在消閒別墅的一間幽靜的室內，吸着紙烟，走來走去祇望邁貞快來。

僕人來回報後，邁貞領了她的弟弟便進到這間室裏。紀愷替邁貞與談甘介紹了一下，她的弟弟祇是羞澀地藏在邁貞的身後；紀愷便請邁貞和她的弟弟談甘坐席，然後自己坐下。上了菜，大家一頭吃一頭談些閒話；紀愷邁貞都在殷勤她的弟弟，談甘但望着邁貞出神；他看她素樸的裝束，伶俐的體態，在她的言語舉動之間，流露出久年相遠的一種——祖國情調——華夏美人的優點。他箸頭上的菜物也忘記嘗口了。

紀愷指着談甘對邁貞說：「這位談君向來在日本留學的，差不多去了五六年，這回第一次回國。」

邁貞點了點頭問談甘說：「談先生在日本什麼學校讀書？」

「在東京的A大學裏讀書。」

「學什麼科？」

「學的文科。」

「日本人對留學生感情什麼樣？」

「普通交際不算什麼壞。」談甘嚙嚙地回答她的時候，擔心夾進日本話；因此他想祖國交際場上，失了他的雄辯的地位。不由得生出了些小小的悲哀。

這時邁貞的弟弟指着談甘，低低地問她說：「大姊，他是日本人嗎？」

「是的，他是日本人，前年到我們廠裏來過的，你忘記了嗎？」她這樣答了，她的弟弟祇望着談甘，把他的指頭咬在嘴裏現出驚異的微笑。

「前幾年我們的紗廠裏，和日本人交易爲數很大；差不多每天有幾個日本人到我們廠裏來。那時他還小——從抵制日本貨之後，交易就此斷絕；但是有幾位交情厚一點的日本人，依舊親戚一般的來來往往；並且他們每次來帶一點日本的糕餅送給他；所以他聽得了日本人非常歡喜，近二年他們回國了，他仍是念念不忘的。」邁貞這樣申明了後，她的弟弟低着頭在打她。

「你的弟弟可算小賣國賊。」紀愷說了，談甘邁貞都笑起來。「說起來有件笑話，今天可好請教談先生了。」

「新年的元旦，有個日本人到我們廠裏，走進來恭恭敬敬地對

我說：Omedeto Gozaimasu！弄得我莫名其妙，沒有法子，只好也還敬他說 Omedeto Gozaimasu——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

「那就是恭賀新喜的意思，」

「那末我的答詞應該怎樣說？」

「就是還敬他這句話。」

「幸而我還不差，其實當時不過一種無意識的效尤罷了。」邁貞得到談甘的解釋，心裏充滿驕傲的氣焰，只是沒有放到外面。談甘在驚奇她的聰明，紀愷與邁貞的弟弟同樣覺得這是沒意味的話柄。

晚飯過後，他們同到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天韻樓去散步；在涼亭裏坐了一歇，談甘和紀愷的送她姊弟倆回到靜安寺路的號裏後；就此漫漫地踱回到N旅館。

晚上十點過了，街上盡量的喧聲不絕；他們倆熄了燈，各自躺在相距咫尺的牀上。月光從玻璃窗外照入，像是慶祝他們恢復舊有的奇特的友誼，——二人在談話。

「老談，我第一次碰見她時，她就曉得我有妻的了。啊啊！沒有希望了。」

「你第一次碰見，何須說出這種話。」

「那時她的弟弟也在，我說我的兒子也這樣大；在這裏說起的。」

「你怎會認識她的？」

「我的表弟介紹的，他也做棉紗莊生意的，和她們同行，往來很親密。」

「她的學問怎樣？」

「她沒有進過學校，中文英文是從前專請先生教的；雖是沒有大不了的學問，而見識很高，非常聰明的人。」

「沒有進過學校，倒有這樣的個儻靈活！」

「她的家庭與環境和平常女子不同，她的父親是個富商；盛時有幾處很大的紗廠，在商界上名望很大的。聽說從前她的父親當她做男兒的，從小穿男裝，十五歲時就幫助她的父親應酬客人，又隨着她父親到過北京長春長沙廣東等處；前年她的父親虧了本，就一蹶不振；她面子上雖是很快活，心裏也非常懊喪。」

「現在她幾歲了？」

「二十歲。」

「沒有未婚夫嗎？」

「沒有——我也認識了一個月還不到，我到她的號裏有二三次

了，今天又到過她的家裏，她的父母非常的和藹可親。奇怪！她明曉得我有妻兒的，對我還是很好，在她的父母前對我也是一點拘束的。」

「那是友誼的。」

「老談，我是沒希望了，你還有這個資格去做他的丈夫。」
「不要打趣罷，我是飄流了多年，青春的時期快錯過了。」

「她在商界上本來交際很廣的，所以男朋友很多；假使別人得了她，我就要變為陌路人了。如果屬於你了，她與我仍然是一個朋友，還是你去進行！」

「哦，剛纔在天韻樓她招呼的男子有五六人，我正在奇異。」
「那就是……不過她是瞧不起這般人的，她近年來很愛好文學，所以教我的表弟介紹相識。」

「那末她沒有情人嗎？」

「怕沒有，我前幾次試驗過了，不過底細我也不大明白。」

「紀愷，像我們這類人不適宜了；商界的青年何等漂亮！恐怕她的眼裏未必有書生罷。」

「你還夠得上他們，你年紀還輕，有家產，又是留學生，丰采也好，正是翩翩公子！……」

「莫再打趣了！」

「真的，我望你成功，不但望你，並且扶助你成功；我若在你的地位，早已進行了，實在我很歡喜她。」

「那我何必鵲巢鳩占呢？」

「不，我和你一體的，我的生命可以說寄在你的身上；你的得失就是我的得失。」

「這種話你去對她說罷。」

他們談得倦了，便各自建造甜蜜的夢境，在這裏成就了他們日有所思的一切！街上的聲音沒有了，祇有二人枕邊的手錶聲咄咄咄咄地嘆息。

二

紀愷的寓所在北車站的附近，離邁貞的家也不遠。第二天談甘便從N旅館搬住到紀愷的家裏，白天裏紀愷到交涉使署去幹公事，談甘鎮天的坐在紀愷家看書，他好像不耐到外邊去奔走；天氣又是這樣熱，使他神經昏亂，身外的一事一物都有摧睡的引力似的。等到晚上清醒了，便同了紀愷到靜安寺路去訪問邁貞，一同到天韻樓去乘涼，或是至電影院去看劇，——差不多每天這樣按着課程去做的；三人中有一個有事了，纔間斷一两天。

邁貞同和他們二人玩的時候，有時獨身，有時帶了她的弟弟，若是帶了他的弟弟同去。總是到靜安寺路，二人一同送去，她的母親也在等候着。有時她的父親也在，總是非常感激他們二人的，因為談甘逢到她的弟弟同來，總要買許多東西送給他。她的弟弟不來的時候，她回去時是到靶子路的；平日她有種習慣，不歡喜坐電車，也不歡喜坐黃包車；二人也徒步送她回家，談甘照例買些吃的東西帶到家裏，送給她的弟弟；所以她的弟弟對談甘的感情，格外甜蜜。他的微小的心情中，又經驗了當年日本人對他的情意，他於是信實談甘是日本人。邁貞和她的父母本來很愛這孩子的，因而對於談甘也加上了一層的厚意了。

月亮浸在黃浦的江心，這兩個月裏，岸上稀少的行人中，時時夾着談甘紀愷和邁貞的影兒；這是他們送她回去的時候。由黃浦灘

折返蘇州河畔，沿河兜到靶子路她的家裏，每次回去總這樣繞遠走的。他們在路上有時談一點笑話，有時評論人家，有時談些身世的事，爲悲爲歡沒有一定。在這裏紀愷幾次勸邁貞和談甘東渡，她有點動心了，她也願意照辦了；但是要求她父母的意見。她回去說了以後，她的父母要晤見紀愷和談甘當面商量；於是約了一個日子會面。

這約好的一天，談甘和紀愷到邁貞的家裏，她的父親有事不能回來，他的母親對紀愷說：「她說要跟談先生上日本去念書，這是一樁很好的事；她的爹也應許的，可是她年紀還輕，事理不大明白，而且她還沒有和人家做親眷。……」說到這裏又向談甘：「一切的事總要請談先生照料的。」

「伯母你盡量放心，這位談君是非常忠實的一個青年，近來我

們一塊兒玩，邁貞定會知道他的性格了。」紀愷這樣說，望着談甘。
「女子上日本去讀書的很多，去了之後，她們另外有女子的宿舍，也非常便利，伯母你放心罷。」談甘這們說了，她的母親便笑着答道：

「橫豎費你的神，你好好指導她！」

「……………」

「媽媽你既應許，那末是了！別多說閒話。」邁貞在旁邊覺得沒意思落場，便這樣打斷了他們的談話；於是攔起了這個問題，講些別的，一忽兒他們便辭別了出來。

他們二人在路上談這件事。

「紀愷，我以爲這事不會成就的，真是出人意料的了。」

「我早料到順手的，邁貞對於你本來沒有問題；你看她母親的話裏有多少深意。院院院！你……的幸……運來了。」紀愷向談甘說到這裏，面上露出一層沈痛的歡喜。

「這原是你的力量，他們也只信實你的話。」

「這倒是實在的話，雖然我從此沒有罣礙，以後要變成你們倆的保護人了。你記得嗎？平時你和她戲謔的時候，她總是來告訴我，你們去了以後，她受了委曲怕也會寫信來告訴我的。啊！我何等的可誇呀！」

「回國有二個月了，快要東去了，這二個月中怎知道有這樣的收穫。」

「老談啊！只是苦了我，從此人間天上，你們盡量的歡樂，我是盡量的苦難。」

「你的器量本來很大，同時也極小。」

「這是所謂聖人凡人的中間，介着一個我。」

「那你應該做聖人。」

「可是根器太淺呢！」

「……………」

他們覺得愈談愈遠了。

紀愷提議選擇一天，到離去吳淞不遠的一個小城裏去玩，當是臨別的紀念；談甘與邁貞也很同意。

這一天他們約了，同往北車站乘上吳淞車，邁貞和談甘並肩坐着，紀愷在她們的對面占了一個座位。他看看他們，只是低了頭一聲不作的在想。——有一天在邁貞的家裏，她的母親教她的弟弟來招呼我們，指着談甘說：「叫這位哥哥，」指着我說：「叫這位伯

伯·L」啊！我只是比談甘大了七八年的年紀，他就占有這個銜頭。……有一天她的母親教她的弟弟來給我們接吻，他祇是給談甘接了一個吻，便不肯到我這裏來。啊啊！你這小小的一個，誰教你這樣的，除非有運命的主宰。……有一天談甘偶而發熱，在痰中咳出血來；邁貞見了告訴她的母親，第二天她的母親見了談甘，教他如何休養，如何服藥，如何細心，如何防遏！真是體貼入微了。啊啊！我所有的一切隱痛，有誰知道呢。……他這樣溫過了幾件刺心的事情，火車已到炮台灣了。

他們下了車，紀愷最先跳下月臺，接着談甘也跳下了；邁貞立在月台上喊着，談甘便轉身過去抱了她下月臺。紀愷祇望着發呆。這時一羣黃包車來接他們三人，他們選坐了，車夫飛也似的向着不遠的小城裏去。

三

這所小城，從前紀愷與談甘曾在這兒念書的，所以很熟悉；他們走進南門，那些陳舊的店舖像是舊相識；邁貞也稀罕的瞻望着。穿過了西門，走進古廟似的一所書院的舊址，他們就這裏歇息。

天光晚了，這久已空曠的書院，尤其顯出荒涼岑寂。他們從客廳裏搬出幾把藤椅坐在庭前；甬道的兩旁樹木花草，蚊蟲在這裏奏出微細的音樂。僕人端了茶來，紀愷一喝而盡。像從夢裏醒來；睜出眼兒向着談甘與邁貞望了一歇，便又吩咐僕人弄酒菜。邁貞並坐在談甘的傍邊，教他唱長生殿的歌曲。

「今天是七夕，唱這曲子很好。啊，我三年前在這裏一個人孤寂地住了十多天。

風靜小庭蟿泣夜，

月明古寺鬼窺人。

這就是那時候得到的二句詩。紀愷說到這裏，邁貞不由得起了寒顫；她忽而離着坐位喊道：

「不好了，不好了！」說着把她的裙子亂撲，一條七八寸長的百足蟲落到地上，談甘忙的踏了一腳。她接着說：

「我最害怕是百足蟲，小時候幾次被牠咬傷皮膚。你看牠的身體踏做了二段，還會蠕蠕地不死呢。」

「這是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彊！」談甘插了一句話，她由是很命地去踏了幾腳。紀愷又呆了，「啊，這是我的運命！」他想要說出，終於止住了。

僕人在庭前燃上了燈罩，搬上酒菜。邁貞覺得這時有異樣的歡樂，她和談甘講些日本的事情。紀愷有時插幾句話，總是不很高興

似的。後來他興奮了，祇管喝酒連了十多杯，他的臉兒蒼白得不成樣子，眼淚一滴滴的落下來；被邁貞與談甘也覺察了，便勸阻他，他不但不聽，並且喝得更利害了。談甘抱着了他，吩咐僕人撤去酒杯，他纔伏在檯上嚶嚶地大哭。

邁貞看了這種情形，心裏便不舒服起來；想要回去，而紀愷的哭聲更加大了。談甘扶着他離去酒席，開了走廊的側門，踱到草地上；邁貞跟在後面，紀愷對了天空的明月忽又發笑起來。邁貞便說：「我心悸還沒止住，你真嚇得我死去活來！」

「小姐，對不起！……」紀愷向她鞠躬倍罪，他便揮了臂兒，蹣跚地上泥山去，談甘忙的扶着他。

「回去罷，回去罷，上山去幹甚麼？」邁貞又驚惶地喊了，紀愷不聽，她沒法，祇好拉了談甘衣角一同上山。到了山頂上，談甘

依舊扶着他，他又向了天空自言自語地說了許多恨懣的話。

「不如一死！不如一躍而死！……痛快，痛快！」最後他喊了，想要躍下，談甘止住他了。邁貞催促談甘扶他下山，他還是三翻四覆的不願意去。

「好了，好了，今天我乘興而來，料不到如此困地的。」邁貞抱怨地說了，紀愷聽後，便順從着談甘下山去；回到客廳裏，整了衣冠，便雇了車子回到炮台灣。

曠野的夜風把紀愷的酒意吹醒了一半。他們坐上火車，這一廂車子裏，祇有他們三人；紀愷伏在案上瞌睡，對面談甘和邁貞並坐着。他們倆的面龐與面龐緊緊地貼住，在商量下星期到東後的事。然而紀愷時時醒來，偷望他們倆的。

倏忽地路程經過了一半，紀愷醒得多了；他望着窗外蒼茫的夜

色，迅速地過去，大地與他的心情同樣的沈默，孤冷。回轉頭來，看見談甘與邁貞甜甜蜜蜜的低語。他想：雖然我在這裏，他們倆的心目中早置我以度外的了；想到這裏對他們鄙視了一下；不由得心裏起了抱恨他們，懷怨他們，厭惡他們；這些意念在他的心裏溫釀許久，終於生出仰慕他們，助成他們的反感。車子忽然停止了，他的心潮也止住了。

他們在北站下車，他們倆依舊送她到家裏；這時她的母親候在家裏，聽得紀愷酒醉，就拿出醒酒的藥品給他吃了，他棒了頭兒在思度，坐了一歇，果然覺得更清醒了。由是辭別出來。

冷落的街道上，聲息全無；他們踱回去，談甘走在前面，紀愷憤懣地在他的背上擊了幾拳；他回過頭來說：

「你爲什麼打我，你又醉了嗎？」

「不，我早醒了，你們在車子裏好快活呀！我要報復。」
「那你盡量報復罷！」

「別生氣，說說笑罷了。」紀愷憤懣的神情又平和了。

「其實……」

「好朋友……」

第二天紀愷害病了，他不能起床。一間狹隘的房間裏，他的夫人侍候在床前；談甘也在，但看着紀愷睡在被窩裏，二眼深深的陷下，發出微弱的目光；他對他的夫人望了一望說：

「有了你，我總沒有出頭的日子了！我全身痛苦，都爲有了你，啊，啊，你這前世的冤魂！苦擾到我這般地步。」他說後又轉身背着他的夫人，他的夫人祇是默默地流淚。他又回過來斷斷續續地對她說：

「然而我孤負你了，你爲了幾個孩子，天天辛苦；從沒享過怎樣的樂趣；怎樣的華貴；你尊我如帝王，你自視如婢僕；我真對你不起。……我太忍心了！我的病好了以後，定然和你到外邊去玩。……」他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便如睡非睡的沈默着。談甘覺得沒意思了，也退出去。

過了兩天，他的病越發利害了；他的夫人在外室調藥劑。談甘坐在他的床前看護他，談甘靠在床架上看書，時時注望他的面顏；他醒過來看見談甘，便又興奮起來；想要抓起來，可是沒有力量。談甘止住了他，他睜出眼兒，落下幾點眼淚，搖搖頭對談甘說：

「朋友，這回我不會好了。如其找死了，你趕速想法與邁真實現事實。我在陰間還會幫助你們。若是她爲別人得去，我要化爲厲鬼，弄得這一個人不死不活的受活地獄。朋友！你別要忘記呢。」

他說後又像清醒了些。

「不要緊的，你安心養病罷！無論如何我聽你的話。……」談甘沒有答完，他又昏昏陣陣的說亂話了；他說的話也聽不懂，只是常常帶着邁貞的名字。

*

*

*

*

有一天早上，談甘踉蹌地跑到邁貞的家裏，邁貞接見了，談甘忙的從懷中摸出一封信給他說：

「紀愷病得利害極了，這回恐不成了；這封信他教我送給你的。」

「你請坐。」邁貞說了，把一張半舊的信箋翻開來默誦：

「邁：我的運命正是你所畏懼的百足之蟲，我現在死了，可是還沒有殭。我所等待的，要在我冰冷的臉上給我一個熱烈

的吻。那末我便安全地殞去。我所請求你的，我想你定然願意的罷！談甘是我的好朋友，我與他是一體的；將來你與他成了事實，也可說是我的幸福；有他，我雖死如不死，我想他不會阻止我的請求罷。

啊，末日臨到我身上了！我祇竭望着最後的慰藉。

紀愷

她念完了，臉色突然蒼白，把這封信放在寫字檯上，掩着臉兒坐下；她眼前暗了，覺得有無數的百足蟲，渾身嚙咬着。談甘失掉了靈魂似的一聲不作。最後她抬起頭說：

「你去好好看護他，我知道了。」

他回到紀愷的家裏，紀愷已經死了。他的家裏鬧得不成樣子。這時談甘纔從紀愷家裏搬到N旅館，和同到日本去的二位朋友同住。

，鎮天的坐在旅館裏癡想。

第三天朋友拿進了一份新聞，他抽了一張，忽然看見邁貞的父親，登了一個「邁貞失蹤」的廣告，他的神情大變，在地板上踏了幾聲不由得哭起來了。二位朋友問他何故，他也不答；一忽兒他又大笑。二位朋友向來知道他是一個酷好文學的青年，以爲他中着文人傳統的狂性，也就不管了。

他的知覺完全失掉了，半夜裏朋友呼醒他，他就跟着他們上船去；船行了，他半醒半睡地躺在艙裏發呆。他清醒了些，才覺得過了二天的航海了。

明月照在海面上，起了一閃閃的銀波；他獨自在甲板上，對着岑寂的海天嘆息。他想到這時如和邁貞同船，何等快樂；和邁貞到了日本後，房間如何布置，飲食如何選擇；如何教她日文，如何

同她遊玩；如何把朋友的夫人介紹給她。……一切的計劃，奢望，光榮都化滅於無形了。祇有明月在譏笑他，海波在欺侮他；他憤怒極了，好像突然增進了幾倍的蠻力，拉上闌干，望着海波中一躍。

輪船捨掉了他，行得更快了，牠像不願意負這大大的責任。祇有明月海燈似的逼照着，他隨波兒，不住的顛之倒之。

十二年十二月三月初稿

犧牲

四月十九日——這一天我從T京回到上海，輪船，早上到匯山碼頭的；我和同行的一位C君就上岸，雇了車子，到城內C君的家裏。身體疲乏極了，又是急急要去望邁貞；C君猜到我不意思，時時和我開玩笑，我心裏只是有種惶恐的歡喜。

我沒有回來的以前，邁貞來信說：病得很利害，恐沒希望了；如果真不起，教我到墓上去一哭，不情願也罷。她這樣說，弄得我麻木不成樣子。其後我決定她有意嚇我，因為平時他有這們做的。此刻我覺萬分難受，如果真的物故了，教我怎樣！……

下午五點鐘光景，我懷着一腔熱忱，到她家裏；看見她的背影，饑獸般的喊道：「邁貞！」她回過頭來，淡淡的答了一聲；端了

一杯茶，敬了一枝紙烟，說了些平凡的話，再沒有話了。我心裏奇怪起來，分別了兩個多月，那會變得這樣快的；或者別久再見說不定有這種情形的。可是這種情形，使人難受到極點了；我覺得今天大失所望，便辭別她出來。

當夜我到吳淞去望紀愷，他這幾天正望我回國。他看見我開頭就問：「邁貞見過了嗎？」我一句答不出來，只是催促他到野外去散步。

我們倆沿着溫藻浜走去，兩三處封閉的紗廠，荒涼岑寂，像羅馬遺下中世紀的。Basilicas。明月照在我們的前路，我就把這種情形告訴了他，他只是笑個不止。我心裏異常焦急，他纔說出：邁貞在我回來的以前，得到我一封絕交書，所以她恨我到這個地位。我自問沒有寫過這封信，聽說她堅執着有的，並可公之大衆；這事奇

怪極了！

紀愷又說：自從我那天去後，不久邁貞便到吳淞來看紀愷，紀愷感激到無可言語了；於是死灰復燃，他們倆的感情一天一天的濃厚了。啊，啊！二個月前我動身的前夜，住在A旅館，紀愷也在，邁貞在旅館裏守了一夜；依依惜別的一種情狀，還在眼前，這是同行的C君所羨慕不過的。我在那天早上動身後，那會想到有今天呢！雖然，我和紀愷是最知交的朋友，在這一點上我嫉妬她嗎？不，最先邁貞和紀愷要好，紀愷爲了別有難言之隱，就一肩卸到我身上；邁貞很聰明的，也明白其中的源委，體諒紀愷，於是和我要好；他的父母也很歡喜我，一年以來我和她的歷史上，處處相關的。如今……

我再不能想下了，紀愷說：或者還可挽回呢！我們談這件事到

夜半，纔回到紀愷家裏，胡思亂想，一夜沒有睡覺。

四月二十日——我身體大不舒服，住在A旅館裏，半身裹在被窩裏，半身靠在牀架；燈光紅赤赤充滿室中。紀愷和C君都在這裏，依舊二個多月前我動身時的光景，祇是邁貞不在；我心裏懊喪煩悶失望，一切難以形容的苦痛，都聚攏來了。

紀愷打電話去喊邁貞，她不願意來；他又親自到她家裏去，聽說被她的母親慫恿了，纔和紀愷同來。她看見我祇是招呼了一聲，她隨便和紀愷C君閒談，好像不大起勁。這時我恨不得立刻跪在邁貞的前面，把我性兒剖給她看看，撒去我們二人之間的薄幕。他們三人在這兒晚飯，我是知覺一半失掉了，如餓非餓，如飽非飽；紀愷C君都教我同膳，我只是癡望着邁貞的背影，愈望愈覺得玄妙不可思議。啊啊！去年同到P城去，她這纖細的身子，我擎着雙手抱

她下月台的。同到S城去，在馬車裏她這輕盈的身子，坐在我身上的。現今我不怪別的，祇怪我的一雙手，徒然操縱自如，而再不能抱她。我的身體徒然蠕蠕匍匐，而再不能載她了。

他們晚飯罷了，邁貞留下的一半紙包鴿，問誰要吃？我忙躍下去，嘗她留下的殘羹。這時我像饑荒極了，鼓動了奮勇，一口吞下，覺得有種起死回生的異味。但是她的神情大不高興，以前呢，一種菜物時時同食的，現在祇好怪我的嘴吧不爭氣了。

邁貞臨走時，教紀愷到她家裏去玩；啊？這話何等刺我的心啊！C君深明我們二人的歷史，今天看到這種情形，時時發着寒顫，代我憂鬱。他等邁貞去後，握持了兩拳，在地板上憤憤地踏了幾腳；反而我去安慰他呢。

四月二十五日——我不好意思跨進邁貞的門口；也不想跨進她

的門口；我並非有所怨她恨她，我不願意她對着我，發出憎惡之情，損失她的高貴的精神。可是紀愷約我到她家裏敘會，我祇好厚着臉皮，把悲痛斂抑到心髓裏去一次。

我到她的家裏，等在客室，紀愷在左側的書室裏和邁貞講話。僕人去報告後，我在眼角裏窺見邁貞在推出紀愷，忙的把書室的門關住了。我雖是和紀愷在客室裏講話，心裏想到那間書室裏有塵沙發，也曾做過我的專利品；寫字桌上，也曾裝着我的照片；現今我望之渺渺乎如蓬山的了。

當夜我回到朋友的寓裏，熄了燈光，躺在牀上，祇覺二眼發熱，烘烘地湧出許多眼淚。便又起身，開了電燈，寫了一封信給她說

邁弟：（我最後稱呼你弟）我自恨這次到東，不死在海裏

依舊回到故國；故國本來沒有我的立足地了，我以為還有個你，我就懷着十二分的熱情來見你；料不到適足以增你的憎惡我，厭恨我的情致。

你對別人說：我有封信和你絕交，那是上有青天，下有大地，我可以立誓沒有寫過的。你誤會了！朋友之間若是有了誤會，有了疑慮，結果務必背道而馳的。我決不怪你怨你，我祇怪怨我的運命。

總之我你認識了到今，我一點沒有待差你的地方；即使有時我發着神經病來苦纏你，現時我在懺悔，並且望你宥恕我那種出乎萬不得已的壓迫。我並非要故來苦擾你呀。

以後我再不好意思來見你的面了！但望你憎惡我更深，厭恨我更深；我呢，依舊愛你，莫要你些微的酬報。……

五月四日——從前幾天寫了一信給邁貞後，我打定主意不去看邁貞了。可是事情出乎意料之外的，她的父母曉得了這件事情，責備她不情理；於是她也想會我一次。今天紀愷在Y菜館裏當做東道主，請我和邁貞，C君也來的；在這裏午膳後，我們又到半淞園玩了半天。

我的一切勇氣都銷沈去了，但是心渦却裏發着咆哮；想要去親近她，總是畏縮地莫敢前進，她雖是時時和我殷勤，我看她的神色之間似乎出於勉強的。她應該對我的好意，一切柔情，如今都移交於紀愷了。我與她，總覺得中間橫着一條小小的河流，可是跳躍不過的；又沒有橋樑使兩岸可以交通，這種可望而不可即的情形，教我如何忍受呢！

我們從半淞園出來分手後，晚上我又遇見紀愷，不知道爲了什

麼緣故，我一見了他像父兄似的依戀他。我強求他到A旅館去同住，對牀夜話的習慣又在這裏再現了；我祇是把我們倆的談話記在這裏。

「紀愷，我今天會見她我覺得比不會見都痛苦。她對於我的一種氣度，多麼勉強，多麼不自然呢！她也明白我爲了她罹了憂鬱病似的，露出無力與不振作的神情。於是她發出一些慈悲心來安慰我，可是完全情面上的事。

朋友，什麼叫做慈悲；反面說就是假人情，她雖然不願意做假人情，然而有種勢力壓迫她要做出假人情呢。與其在這假人情裏周旋，毋甯不要會面了罷！其實我何必要會見她，我一閉目間就是會見她。」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要刻意恢復你們的舊情。但是在勞

有種不可能的情形罷！

現在你還沒達到失戀的地位，在這如絕非絕之間，你已痛徹肝腎；那末到了正式決絕的時候，你那多情的生性，如何結束我可以預料的。所以我很願意恢復你們的舊情。

朋友啊，如其你有誠意要恢復，我可以爲你犧牲。」

「你呢，怎樣？」

「我橫豎先前介紹給你的，只是你去後，她的感情的全部到我這裏來了。究竟不是聖人不是木石，我的初意於此消失了。」

我有忍心回到我的初意，可是我要接受比你更深的一切痛苦呢！」

「我未始不想恢復，一方面我也不願意你受像我那樣的痛苦。譬如你真的忍心回到你的初意了，你去設法恢復她和我的舊情，然

而她不願意恢復，可不是於我也無補於你也無補，終於兩敗俱傷。

「你的話多少有點意思，但是天下事莫有固定的，昨天不和今天，今天不知明天呢。」

「我橫豎到這樣的地步了，你千萬莫要爲我犧牲。本來我們常常說的：我得了她也可說是你的先榮，你得了她也可說是我的光榮；朋友，莫使牠兩敗俱傷。」

「還有一種秘密，你是不明白的；她因爲和你相愛過的，在這愛的路程上你們太急進了，於是有這種結果。她現在恨你厭你，就是愛你；也可說是從回想而來的羞恥。如其她不愛你，也不必恨你厭你了。」

她的秘密我窺見的了，在這一點上想來，我是犧牲的好。然而

我終竟沒有犧牲的勇氣。」

「她還愛我嗎！啊啊……」

……

五月十日——這幾天夢裏時時和邁貞在一堆兒玩，還是從前的一種人物景象。醒來只是悲傷啊。我這一件破廢的東西，被棄在草莽之間，還有誰來存問呢。

人總是莫有滿足的時候，我想到這裏回溯一年中，她對於我多少殷勤，多少好意。我這薄命人受到這樣的奇寵已是例外的了；難道還不滿足嗎？啊，我的野心太大了，第一我沒有黃金供她的揮霍；第二沒有廣廈供她的居住；人家稱她爲天使的，在這一年中墮下凡界，與我這個陋俗的東西一塊兒來來往往，我還不滿足嗎？

我祇好無怨無尤地，把她的純潔的身體，送還到上天。我呢回

想了一年間的種種，就可安慰了。以後的生涯，但願在這一年中踏過的路上，反覆重踏。

住在上海一點不稱意，這個幾天來尤其感到不快的情意。大約我對於人世也怠倦的了。照我現在的情形，理想之間時時矛盾的。雖然不會就離人世，至少要拜別上海。我這樣想了幾天，終竟沒有離上海，好像我在上海有件事情沒有了結。

我再不想去看紀愷與邁貞了。今天晚上C君到我這裏來，我突然而有種說不出的感情，湧上胸次；我見了她就像久別了似的，我流下幾滴眼淚，我想此後能安慰我的祇有C君了。我把藏在抽箱裏的一些外國的糖果，遞給他我對他說：「這些東西平時我總是留給邁貞的，我真對你不起你今天我纔想到真實的友誼，和空虛的愛情的輕重了。」C君聽了這些話，搖着頭爲我嘆息。

C君對我說：「前天碰見邁貞的母親，問你的近狀很詳的很詳，她還很歡喜你呢！」他說到這裏，我立刻想到前幾天我遇見邁貞的妹妹她招呼我說：「K君你何故不來玩呢。」後來我又遇見邁貞領她的弟弟在馬路上走，她的弟弟拉着她的衣角，指着我對她說：「姊姊！你看K君也來了。……」她一聲不作地走去，似乎很厭惡她的弟弟。——啊，這些事我不想下了。我私地裏爲她的母親禱祝健康，爲她的弟妹們禱祝前途的幸福。我呢，沒有資格掛記在你們的心上了。

至於她呢，一年來我供之奉之，比神還虔敬。那是我許她莫要嘲報的。所以不願她恨我罵我，也不願她再來愛我，祇願她把我這個人忘掉了；像沒有認識時一像。

C君回去後，我躺在床上，頭裏發熱，好像激成了狂海鬱成了

怒濤。在這狂海怒濤中，一種憤滿不平的濺沫四處噴射。張開了眼兒，看見我的朋友們，我曾愛過的愛人，他們在我面前一歇變了怪獸似的，一歇變了菩薩似的：在那裏試演魔術。把我心中的憤滿不平除去了。於是我坐起身來，呼呼地大笑了一陣。這時我纔覺察我離去了我的所謂愛人所謂朋友們的世界，我現在所棲息的，另一個世界了。這個世界上祇有我一人，也可說是有二人；因為我閉了眼兒就有一個天使似的女子在我旁邊，這個人我平昔所想要的，我平昔在 Dante G. Rossetti 的詩中畫中時時遇到的。

以前的一切，一切的以前，忘去忘去！此後盡我的 Life force 在我的——二人的閉了眼兒的——世病上生活罷。

五月十二日——他在夜間痛哭，

流淚滿腮；

在一切所愛的中間，

沒有一個安慰他的；

他的朋友，

都以詭詐待他，

成爲他的仇敵。

——耶利米哀歌

「朋友們，仇敵們，再會，再會！我去了，不來見你們了；也說不定永遠不與你們相見了。從此你們走你們的路，我走我的路罷！你們莫要想念我，我就在這時忘掉你們了。……」今天早上，我離去上海，搭了火車到B城去，上了火車，我就默默地把耶利米哀歌的一節念了幾遍，車子行動了我又靠着車窗，向上海說了一套告

別辭。

車中不相識的人們，相對而望；我看了他們的臉兒，我恨不得把我的臉兒掩住呢。對面的一位中年人，清臞的面龐，額上隱隱有幾路縐紋；這些縐紋裏看出他早年中了戀愛的傷痕，近年又中着機械生活的傷痕。啊你這中平人，十年後我就是你了，你莫要悲傷。背着中年人坐的一雙年青男女，他們在低語淺笑，我看了他們的背影，好像有種魔力，引誘我落下眼淚的魔力；我立刻低倒頭，想到去年邁貞和我坐在這座車子裏，像他們一樣的甜蜜。對面有個不相識的異方的老婦人，指着我低低地問邁貞說：「那位先生是你的貴客嗎？」邁貞臉兒也紅了，忙的說：「不是不是，是親戚。」等到下車了，邁貞羞澀地把那位老婦人罵了一頓。——啊又要想着這裏了，你這不中用的東西！我自己把我的頰，不由得憤恨地擊了幾下

世界上爲什麼有許多人，有了人就有許多事；於是擾攘到這般田地。我不知道造物的主宰，具何種野心？像這一廂小小的車子裏，滿載了多大的運命；我但望牠出軌了，把我們活埋在泥土裏，我想世界上總會清淨一點罷！

孤獨的流浪者喲！

你所夢想的樂園到了；

這是一片古戰場，

百千萬人葬身的所在。

一星星的燈火，

就是他們的幽魂。

*

孤獨的流浪者喲！

你在生的戰場上敗了，

你唱着死的歡喜之歌，

向這死城載欣載奔。

蒼空墮下了一個星宿，

古鬼們多了一個伴侶。

車到 B 城了，我挾了些私有的東西，離去那燈光半明半滅的驛站，半獸半人的人衆，走到一家旅店裏歇息。

一間空曠的室子裏，一座破的牀鋪像在向我親切地微笑。於是
我解去衣服，把一個橙子移到床前，側身躺到床上；一雙足擱在橙
子上，閉了眼兒聽得窗外遠遠地有驢子的鈴聲，異鄉的情味就在這
兒感到。張開眼兒，祇有對面的一盞電燈，這一盞十六燭光的電燈

，慘白得不成樣子。牠因為離去了大都會，逼到這半生不熟的城市，像我一樣的沒精打彩了。我想要喊出：「喂！朋友！」電燈就在這時熄滅，我暗裏念道：電燈，你大約當我知己了！我真羨慕你那一死無憾的大解脫呀。」

我朦朧地好像看見紀愷和邁貞，對坐在大庭廣衆間；又像在宴會裏，竊竊地私語着。我在門外張望了一下，憤恨地逃出，裏面有一位像C君那樣的人來拉我。……忽然我又和一位天使似的在Rossetti詩畫中常遇的女子，一塊兒在空中飛翔；遠處有一座樓閣，有一空小窗中發着光，我們倆從這裏鑽進去。……忽然又像我和她走在鄉村裏，她揮手發着嬌聲對我說：「明天就在這裏會吧！」於是我一個人離這鄉村走去，碰到了一條河流，四面都是田野，沿河找到了一座橋樑；橋上橫着一條條的木板，我走上去，到了中央木

板沒有了。這時邁貞在彼岸，她將彼岸的木板並到我這裏，我踏上去就失足墮到河裏。我吃了一驚，醒過來才覺得住在B城的旅店裏。窗上已發白了，我擦了眼兒喊道：

「好奇怪啊！Midsummer Nights Dream 仲夏夜之夢。」

■

■

一八八

滕固作品集第一種

壁畫

版權所有

(全一册)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初版

實售大洋四角

作者

滕固

出版者

獅吼社

發行者

國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

代售處

各省大書坊